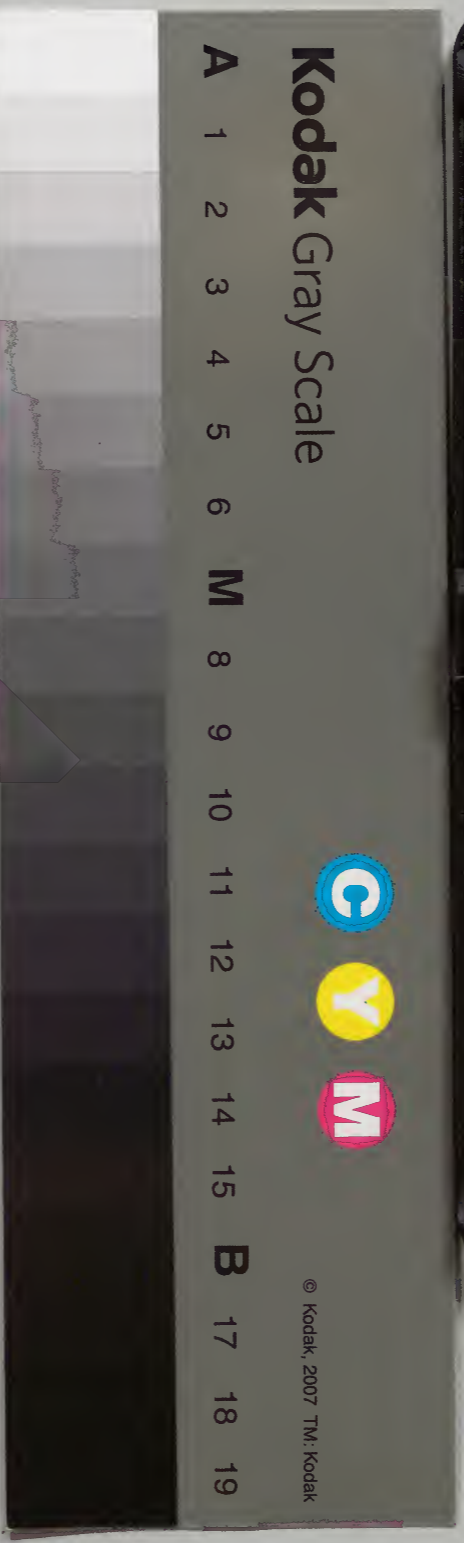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四	三	三	八
函	架	冊	號
一	五	六	一

內閣文庫			
三	四	三	八
函	架	冊	號
一	五	六	一

內閣文庫	
漢	4338
冊數	14 (12)
函號	277 26



石渠閣精訂徐趙兩先生四書集說卷二十三 孟子之八

堯山徐養元長善甫手集

男徐 鎮子重父較閱

同里趙 漁問源甫叅訂

絳巖蔣先庚震青點定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東夷西夷只言其地之極東極西而已與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夷意同非謂夷狄也蒙引云諸馮負夏鳴條岐周畢郢皆屬中國但以其極西極東故云爾說得是○得志行乎中國註只云得行其道於天下不必以中國對夷字言然亦只在行處說此理此心之同尚在下節方說出此處只就二聖人一是極東一是極西又相後千餘歲但其行道於天下則無不同也雖行事亦不能盡同然總之無不合之處如符節一般符節一物而

中分之右。留君所左。以與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爲信。則符節若似。兩個物事不同。及至合時。却是一個。一毫不差。二聖之行。便若這樣。但在其不同而實無不合處。渾渾說蒙引云。非以其得志行乎中國爲合符節。以其得志而行乎中國者。若合符節也。蓋主道言。然不曰道而曰云云者。是據其行事之實相合處言也。說得是。○朱公遷曰。獨言舜文者。舉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爲例。見其無不同也。蒙引云。一是西夷之人。一是東夷之人。一是上古聖之盛者。一是後來聖之盛者。二聖之道既同。則百聖可知矣。便是。○度之而道無不同。不是說聖人去度。亦不是說後人度聖人。而道無不同。度之而道無不同。只解得揆字義。乃在彼此相比。而無不同處說。○須思量到其揆一也。實落處方好。大抵不越此心。此理四字。蒙引必引其事之同者。比而同之。却不必。○上節說行。此節說道。惟其道同。所以行無不合。且卽二聖之行無不合。而知先聖後聖之道無不同也。不可混看。存疑云。得志行乎中國。就

舜文說先聖後聖其揆一。又是因舜文槩說古今聖人。或謂專說舜文固不是。是或謂除舜文說古今聖人亦不是。說得好。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声。溱音臻。洧音美。反。○孟子曰。惠而不知爲

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江音。○君子平其政。行辟

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開同。焉於虔反。○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蒙引云。子產聽鄭國之政。言舉鄭國之政皆在所聽決也。此一句見其操可爲之勢。如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皆其所得爲者。此從聽字看出書法之意。亦好。○朱子曰。聞之師曰。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爲是爾。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爲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拔本塞源

之意也。黃氏曰：抄曰子產君子也，未必暴私惠以悅於人，其濟處亦未必有深淵，須橋梁之地。其時未必冬寒之時，而相國之乘輿，又豈有常出於外，借以濟人之理？或者子產乘輿已濟，而民有涉水者，因就以其乘輿濟之，小民感悅，世傳以為美談。孟子因而廣之，言此不過一時之惠云云。說孟子辨子產之事，不為子產俱好，但所云乘輿濟人，朱子是從歲十一月節看出黃氏是從行辟人可也節看出存疑。主黃氏之說為定論，却亦未然。相國乘輿無常出濟人之理，亦豈有相國下車而待以濟人之理耶？大抵仍以朱子之說為定，而以集註見人有徒涉此水者，為行辟人可也節立言之意，可也不然。偶一為之，則或其人自有可濟之理，嫂溺不援之，以手乎？一時之權，聖賢必不如是之深辨也。且與蒙引溱洧二水之疑亦合。○蒙引云：惠字便是譏了，不到不知為政處，方是譏，則此惠字自照集註私恩小利，指濟人一事上說，不是惠人也。惠字○公平正大之體，不屑自有於小也。綱紀法度之施，無不盡其

道也。朱子曰：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以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力之所自。說為政甚好，然却要曉得此不知為政，亦只指乘輿濟人一事說，非謂子產全然不知為政之大體也。故歲十一月節，即就橋梁上說，註亦云：亦王政之一事。至君子平其政，句方推開說去，俱要細看。○輔慶源曰：惟其恩之出於私，故其利之及人者小。又曰：體以理言，本也。施以事言，用也。亦說得是。○成者至此已成，不是方去作。○民未病涉，未字看集註亦王政之一事也。亦字猶云：即以濟人一事言之。如此徒枉成輿梁成，民亦未病於涉也。見王政不屑屑於小，而却至善之無不盡意，對乘輿濟人說，不必如饒氏對徒扛不成到寒時病涉說。○君子平其政，不止橋梁一事，而橋梁亦在其中。辟人亦然。○可也言即這樣亦不為過，以其平日自有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也。○國中之水泛說不妨存疑，以為只就溱洧說看來太拘。○

存疑云民未病涉言不用乘輿去濟人行辟人可也言不必乘輿去濟人焉
 得人人而濟之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言乘輿不能盡濟人意有三段說亦
 可從○每人而悅之每字之字是我去每個人要使他悅這便不是了若王
 政之政亦未有不致人悅之理○日亦不足只作每日勞苦去作亦不足以
 盡得人人之悅上說朱註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不甚像口氣○末節只
 是窮他到底見小惠之必不能遍之意非謂若能足其悅亦自罷了也當補
 云况即足矣而亦非為政之大體乎意方完蓋為政者自有大體可以兼濟
 而得民之心非以其不足而不為是也要知○後東坡讀此書嘆曰有及人
 之小利則無經世之遠圖為政只在識大體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
 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
 斯可為服矣為去声下同○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

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
 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
 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孟子之言是直告其君之辭亦常人報復之情如是為人君者不可不知只
 看手足腹心一體同心恩義之至這自是好底了至於犬馬土芥之視則其
 君自非賢明之君其臣亦自非道義之士即有守道君子固已去之久矣所
 餘者皆庸碌小人也國人寇讎之視自當應爾陳潛室曰孟子此語是說大
 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說得甚
 好然通節只在情意報應上說此等意只要會出便了○蒙引云如手足者
 倚之以為用護之恐有傷如腹心者手足衛之而願為之胼胝衆體戴之而
 甘為之服役如犬馬者徒有豢養之恩而無禮貌之施也都說得明白○又
 云踐踏貼土字斬艾貼芥字又云侵害人者謂之寇父其侵害因而與之結

備報復則謂之讐。亦要知。○王以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如云舊君尚且有服。則見在之君何遽至此。況此又是古禮所有之文。不是任人自便者。如必這樣報復。却怎樣方可爲之服也。○存疑云。諫是君有過而諫。諍言是無事而建言。有故而去。在諫行言聽之外。朱子曰。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也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可見是諫行言聽之外。說得是。○蒙引云。膏是油。膏澤是水。澤二者皆滋潤乎物。此二字是借字。賢者之事。君諫行言聽。則自有膏澤在民矣。亦要知。○朱子曰。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爲之說。是然只在仕者身上想。如疾病奔喪。致仕之類。皆是大抵指不在本國者言。不可如蒙引說。一時一事有不合而義當去者。○先於其所往。亦不必如朱註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說。蓋既欲他國之收用。如何又望其歸耶。只是有相和好之國。爲之寄托安插。以盡其待之之誠而已。○蒙引云。田所賦之祿入也。里所居之第宅也。故曰田祿里居。亦要知。○三年不反。或養高

不仕。或疾病不瘳之類。是也。亦要說得有情。○三有禮三字活看。只是至再至三。有加無已之意。不必如蒙引存疑。泥定上文導之出疆云云三件。○此有故而去。却是不合而去。然諫不行。言不聽。在平日說。此有故在當日說。不行不聽。已當去矣。至於甚不合而去。決意他適。是有故而去也。○去之日。尚在導執極之於所往二事之前。而言之於後者。對上三年。然後收其田里而言也。○朱註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既是以道去而恩義未絕。先王制此禮。原自以情言之。是活法。若不以道去。恩已絕矣。不在此限也。兩節俱要體此意說。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看無罪二字。自非無道之極。未有敢於無罪而殺人者。無罪還不是不當其罪。竟是一無一些罪犯。徒以荒暴淫虐之私意而殺之。平時政刑顛倒。紀綱廢墜。猶可望其諫而止之。或改而圖之。至於殺心已動。便是國家危亡之兆。且

孟子集論 卷二十一
有徒受其禍而無聞者。故可以去。可以徙也。○兩可以還要平氣看。只是這
個時候。便該思量。圖謀去之。徙之之策。至於去徙。亦自各有道理。在不是激
烈悻悻。便去。便徙。朱註禍已迫。則不能去。及輔慶源失此。幾則有欲去而不
能者矣。說得太激。然慶源此特言其常理耳。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
亦異。一段話說却甚好。○張南軒意。主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大夫
士之心。是此章餘義。○去是去位。徙是遷徙。如之於他國。或隱於山林。皆是
○以大夫士民等級而言。中原有殺之之漸之意。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國家之事。原不過用。人行政二者。然在此章。却不可填入。只渾渾說爲正。○
詳玩註意。只是以直戒人。君爲小異。未有國人化之。亦皆仁義之意。淺說主
人君以正身爲本。說亦通。但非註意。○蒙引亦云。看來若除却。用人行政不
用。而但取已正物正意。則與前章之旨全異。非特小異矣。說得是。○蒙引又

云前章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承格君心之非而言。則君仁君義。主心言
可矣。此章直戒人君。只言君身。方對莫不字。然言身而心亦在其中矣。說甚
好。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說他不是禮義。他却也是禮義。說他是禮義。他却是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如
云。非禮之中者。那樣禮。非義之正者。那樣義。也不可說成禮而非禮。義而非
義。如胡雲峰似是而非之說。○二者不是在別一路上。錯認禮義。乃於禮義
之中。察之不精。未至恰當中正處。而因執以爲禮義者耳。蒙引云。名亦喚是
禮義。而實則非禮義之正。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全是認理不精之過。
君子所以貴乎精義。不然。差毫釐。謬千里。名是而實非者多矣。說是。○蒙引
云。所謂禮者。或恭敬辭讓之節。或玉帛儀文之施。皆禮之所在也。所謂義者。
或小而辭受取與之際。或大而去就生死之決。皆義之所在也。分禮義二字。

明○朱子云。如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己。與夫辭之為禮。亦有不辭之為禮。受之為義。亦有不受之為義。行之人。則為禮。行之我。則非禮。惟義亦然。說極是。但云不可泥陳迹。然亦有不泥陳迹。而非禮義之正者。須要活看。○察理不精。故有一偏之蔽。此是大文正主意。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此是補出弗為之義。是言其所為也。大抵還在弗為。○為。夫。嚴。正。而。微。細。有。戒。慎。之。功。上細剖禮義之是非。為正。蓋即大夫以徽學。者非誇獎大夫而已也。○順理處宜。自包得了。弗為。然大人當弗為之際。仍自有權衡決斷在。不可止以一二時中語混過。○察理精者。平時有致知格物之功。而臨時更有定靜安慮之妙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樂音洛不言教而言養者。父子之間。不吉只善也。兄弟亦然。君子雖不親教其子。然却

無一任縱恣。全不照管之理。故須要養。養之者。以身先之。以理範之。無害於義。亦無傷於恩。而使之優游自得。以歸於善之意。○中雖訓無過不及。然且宜淺淺說。德性行事之純正者而已。未便說到時中處。○中也才也。兼氣質學問說。不中不才。只言氣質。輔慶源曰。中以德言。才以才言。德本於性。才本於氣。賢則兼有才德者也。說是○不中。是生性不醇正。多有跚跳跳梁之意。者。不才是生性不敏達。多有愚魯頑鈍之意。者。不中失之剛。不才失之柔。然二者總言之。亦俱可謂之不才。以其非降才之正也。○輔慶源曰。集註涵育以天地之生物言。薰陶以工冶之成物言。此循其理而彼自成其形焉。無心也。蓋父兄子弟之間。皆難於責善。正其在我者。使之自化而已。說極是。○賢兼中才。不是說到此時方中才。乃就子弟之樂者說。樂有中才之父兄。便有望以為趨。而且無苦難拘迫之意矣。言外更有子弟皆歸於中才。而父兄之中才亦見矣。底意思。與下不能以寸相對看。○人字。便指為子弟者。○棄字。

須兼急迫以求之。見其難教而遽舍之。兩義方盡。又與上養字對照。為父兄者。既是中才。亦未有即不教其子弟之理。或者責之太嚴。而子弟不即能從。或者視子弟必不能如我。而遽任其苟且。皆是也。急迫以求之意。在集註。若以子弟之不賢。句內包了。要看出。○賢即上賢字。不肖即不中不才。勿論我。也是不中不才。即便中也才也。畢竟棄子弟而不養之。以正亦是為父兄者。一件大不是處。且家有中不才之子弟。亦自是有累於父兄之德。故曰不能以寸也。此只主做為父兄而不教其子弟者說。緊要看一棄字。方好。不然。是堯舜亦與朱均不能以寸矣。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饒雙峰曰。凡人既不肯為惡。則必勇於為善。上面是有守。下面是有為。先有守而後有為。此說是。只看人行已有恥。不肯為非道非義之事者。一遇可為之事。却自勇往向前。而不為利欲之所奪。以其所持守者定也。○不為有為。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底做傳是。何。等大事。便知。

雖是兩截事。然必如存疑淺說。以不為屬窮而有守。以有為屬遇時而出。亦太拘泥。士人窮居未遇。難道一無行事。到遇時而出。亦難道全無不可為者。但以不為屬平日渾說。以有為屬臨事時渾說。為安。○有不為。看一有字。乃於為之中。有不為者。有不為之事。有不為之志。有不為之力。皆是也。又能擇地而蹈。又能持守堅定。如中庸所謂擇乎中庸而能守者也。可以有為。不是說便即有為。乃是說可以有為。有為尚自有許多道理。但有為之根基。却先於不為。不為時已培定了也。○此章是教人在有不為上。畱心着力。不是於有為處誇大也。與他處觀人之法不同。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言字當論語。許以為直。許字看。乃好暴人之短者。惟口出好興戎。好以口舌攻擊人者。眾怨之所叢。非明相報復。即陰存忌害。故曰後患也。口氣如云。只顧取一時。言人不善。其奈有後患何。言不可不慎也。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朱子曰所謂本分者事理之當然非苟然而已矣學者宜深察之一有少差則流而入於鄉原之亂德矣蒙引云聖人之所為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中之所在加之錙銖則太過故曰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所謂本分者正以理之所當然言理所當然處便是個本分說俱是然要曉得是合聖人之居身行事與人接物而言之總無已甚之行○事理本等只宜如此却執住法還要往前做去到底不回全無有權度時宜之意此固我之私而事之失其中者聖人無私理之所在輕重長短因以付之如其物而止何嘗已甚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

信果二字無病惟必信必果則未免有硬硬小人之弊必信是方言時便立定主意一定要復其言必果是方行時便立定主意一定要完其行俱在方言方行時說方於集註先期義合若存疑之說就似自後日踐言之時與行

到中間却要變易時說還未是○蒙引云必者先期也惟義所在隨事而順理因時而制宜不先期也又云合當信果處便是義大人言行主於義不主於信果蓋主於信果則有所泥而不必合於義矣雖然大人於言之合義者無不信行之合義者無不果此則不可不知俱說得是○不可說到大人或有不信之言或有不果之行處去只是惟視義之所在可如此則如此可如此彼則如彼言自是信而非其必於信也義當如是也行自是果而非其必於果也義當如是也義當如是則信果義不當如是且無言行矣更何信果之足云要細看○蒙引云此正是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之義亦與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者相發明說是合兩章之意來參看則自明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朱子云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二句正相拗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底做出赤子之心純一無偽

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僞但赤子是無知無能底純一無僞大人是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僞又云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僞曲折便是赤子之心說俱明白○看不失二字大人自有大人之事只不失此赤子之心云爾蒙引云非謂只不失赤子之心便是大人如此則赤子亦可謂之大人乎又云自良知而充之以至於無所不知自良能而充之以至於無所不能方喚作大人蓋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然通達萬變其實是純一無僞中來說得是○集註說不失是兩節說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一節是以擴而充之云云是一節擴而充之以下似說向大人上不是說不失然赤子之心有以爲物誘而失之者亦有以不能擴充而失之者自始至終總一不失便是大人○只字管定赤子此心也大亦即此心也心具衆理應萬事赤子是完完全全有此具之應之本體大人則實能具之應之兼存了然要之此具之應之是甚麼畢竟還是赤子

之心特大人則有工夫事業耳然非於心之外有加也○存疑云大人依愚見只以至誠盡性解之不曰通達萬變似於不失赤子之心更切以不重在通達萬變故也然看來至誠盡性與通達萬變亦無甚差別集註之意只以通達萬變對純一無僞而言之義各有所發明也仍依朱註爲正然存疑之說則不可不知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生去聲

不足字及可以字俱要說向人子心裡非只衡量輕重而已看註愛敬及誠信等字義便知○看愛敬二字則養生者亦不止是口體之奉但亦人道之常及時可勉至於送死則事親到盡頭處了以前者至此已休以後者再無去處一凡承顏順旨俱用不得了只一自竭其誠而盡其禮方可稍慰此心此時不用更有何時故惟此可以當大事也既能此可以當大事則人子之心焉容自己凡隨其分之所得爲與其心之所必盡者俱不可輕易過得去

必令註舍是無以用其力及不使少有後日之悔兩層說。方完。饒雙峰云。今日不及明日猶可補。惟送死有不到。為終身之恨。他日欲為不可得矣。此只說得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一層。說不到舍是無以用其力矣。一層。舍是是舍甚麼。要細思。且今日不為。明日猶可補。亦非緊飭勉人子之語。○送死自初死以至殯殮棺墓卒哭終喪都是。○陳新安曰。生事死葬皆當以禮。其不可輕忽均也。孟子言此。非謂養生為輕。但以常變從容急遽較之。則送死比養生為尤重大耳。趙岐註云。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大事也。按此則以為字訓當字。非擔當之當。說極好。存疑以為發孟子言外之意。還不是。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

朱子曰。深造者。當知非淺迫所可致。若欲淺迫求之。便是強探力取。深造只

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待其真積力久。則自得之矣。又云。道是進為之方。此是趙岐之說。蓋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以道是工夫。深造之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為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又云。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暮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意言之表。是皆不足以致夫默識心通。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俱說得明白。○陳新安曰。自得之有二說。朱子謂自然而得之。所附程子說。證已說之出於程子也。一說謂自得之於已。如南軒云。不自得。則無以有諸已。自得而後為已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所能與。故曰自得。此近乎莊生所謂自得其得。而非得人之得之意。終有弊。不如自然得之之說。有從容優游之味。說得是。

○自得便在深造以道中不是另尋個自得也。只看深造以道工夫都是甚麼。不過致知力行而已。知無不致。力無不行。義精仁熟。豁然貫通。便是自得。欲字就孟子說他如此非深造者有此欲在心也勿泥

○欲字如大學之知止。非期必之欲也。君子為學大段已知道理至善之所在。然却不能一蹴可到。須是從致知力行工夫做起。所謂道也。這工夫却又不粗淺。一用便了。須是要深造之一面。只管用工夫進退不已。全不計較功效。這是怎麼說。蓋不欲以凌躡而取之。欲其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而此理自然得之於已也。工夫純熟。自然得之。豈容外假。君子深造之以道。而絕不肯以淺迫求之者。是要這道理從這工夫上自然得之而已。欲字如此輕說。一面只管用工夫。自得則俟之而已。欲其自得。心腸在深造以道用工夫之前。若深造以道時。欲其自得。仍是助長之學了。須要細認。○居安資深逢居安至逢原自然俱是自得中之妙。然其節次亦有不容紊者。但不可說自得了。又再求居安。居安了。又再求資深。逢原耳。其實自得是從深造以道來。就真積力

久。一旦通透處說。居安資深逢原。又從自得說。向以後節節受用好處。亦要說得伶俐。存疑以為資深。只根自得說。相因而至。無次序。還欠體認。曰自行則資之深可矣。曰居之安則取之左右逢其原。無資之深一節。畢竟說不下去。○道理若以淺迫而得之者。目前雖似我有。畢竟是強探力取。拿捉將來。作我底。稍時物欲搖撼。依舊若存若亡。自己作主不得。如何可安。惟自得之。不是一兩日工夫。這道理都從實體而來。絕無恍惚疑似。步步着實。順適。暇豫。自然是安了。○淺說云。資之深。未是應用時。但足以應用而不窮耳。存疑云。所藉者深。言這道理在胸中充足有餘。足以備吾應物之用。俱說得是。但云。備吾應物之用。說資字尚欠。蓋應物則資之。不應物則不資之乎。資訓藉字。小註云。恰似資給資助一般。蓋道理充足於中。譬如人有了資本一樣。但看我想要甚麼。這裡面便有甚麼。即不睹不聞之時。萬理森然。充足無欠也。資字與居字及下取字。俱一例看。蓋云我藉之也。如人有錢財者。藉之以為

用也是藉藉之以充實也是藉藉字還如此說似好。卽朱子云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滾滾地出來亦似偏說向取之左右句去了。雖一理相因然其節次則一各有其義也。○深遠而無盡在心裡說。○朱子曰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各撞着這道理資之深如那原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看來說事物撞着本來道理還說不出取字之意且資深逢原又分個優劣也未是取之者我取之也却用着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數句了。蓋當其無事則此理混然在中一遇事體這步道理却都是停停當當再不煩安排湊泊任其所取都逢着本來道理如一泓水資深只是靜深有本而已。這個原頭只在一處到左右逢原却是取那水時任其所決便都遇着原頭流注將去不煩費力尋討亦不是原頭只在那一處這裡決他必要仍去尋到那處蓋卽所謂一木萬殊萬殊一本之理也。○蒙

引云註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左右隨身而在故旣曰至近又曰非一處其實不待取之左右所取者只在心蓋所取者只是所自得於已者說得好但非一處似不是隨身而在。蓋左右是活字所謂任其所取是也故曰非一處卽以前後字言之亦無不可要活看。○又云居安資深逢原乃自得下面自然底節次非可謂自得之功效也。蓋自得便是功效更無自得之效說得亦好。○胡雲峰曰深造之以道是未得之先下工夫居安至逢原是自得之後見功效大要在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所持循是勿忘以俟夫默識心通是勿助所謂潛心積慮是勿忘優游厭飫是勿助說甚好因以知兩個欲其自得之也前欲其自得之也在用工夫上說後欲其自得之也在有功效上說是以加一故字在君子非以其功效之故而始下工夫然看他這自得功效乃知君子之欲其自得之也道理是如此上句作人說君子宜如此末句作人說君子所以如此似妥當蒙引云此一句要繳深造之以道說

最是○蒙引以此章及下章爲皆孟子說一貫之旨。此章卽曾子所聞之一貫也。下章卽子貢所聞之一貫也。一段話說甚好。前人未發。亦要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蒙引云。大註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愚按。文者載道之具也。故論語註曰。文謂詩書六藝之文。詩書所載六藝所陳三才之道。備焉。萬物之理貫焉。故必誦詩書以多識。夫前言往行。又旁六藝以增廣其所聞所見。如此方是博學於文。然又必從而詳說。夫所博於文之理。通其一而及其二。推其類而周其餘。窮其所當然。而必究其所以然。既得之於此。又欲得之於彼。審問明辨。優游厭飫。而不使有一之或遺。如此方謂之詳說。又云。學就誦習而言。說就講明而言。皆說得明悉。○博學。只是於聖賢當然之文。無所不學。詳說是於所學者。却不只涉獵口耳而已。一件一件都要究尋其理。隨博處便要說。不是待博盡了。方纔詳說。將以二字。卽在博學詳說時說。卽上章欲其二字之意。

也。○饒雙峰曰。誇多說博學。關西靡說。詳說所以博學者。非徒誇其多。所以詳說者。非徒鬪其靡。欲人融而會之。貫而通之而已。這事物未曾融貫。一個是一個。纔融了。便會爲一。約是要約。如思無邪。毋不敬之類。說是○融會者。將這些道理。合到一處。不是彼自彼此。自此貫通者。這道理。却又彼此相貫通。此之理。可推之於彼。彼之理。可推之於此也。到反而說到至約之地。則又得所爲一貫之本矣。不可混看。○存疑云。博學詳說。則是銖積寸累之功。所以造夫融會貫通之地也。又云。反與約。都是對博說。蓋自博而反歸之於約也。說其實。是口說。須知是中心見得。方口裡說得。尋常說反說約。都是說得融會貫通一句。下文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一句。都鶻突了。蒙引云。此章須把博字詳字。對約字看。蓋博與詳。求之於萬者也。約則要之於一者也。所以然者。萬理悉統於一心之內。而實散於事物之間。文者載乎事物之理。而約實不外焉者也。惟學之博。而說之詳。久之則見萬理之原。而一以貫乎萬矣。蓋非

一無以貫乎萬。然非萬則亦不見乎一之所貫。功有先後。理則一串。孟子意為徒博而不知約者居多。又云反說約者。說到萬殊一本之妙。非博學詳說如何可得。故又曰亦不可以徑約。俱說得是。○論理之本然。原是一本散為萬殊。此之工夫。却從萬殊處歸之一本。故曰反說約。○陳新安曰。輔氏謂上章以行言。竊謂亦兼知與行言之耳。此章孟子所謂博學。與孔子所謂博學於文同。所謂反說約。與孔子所謂約之以禮不同。蓋約禮以行言。反說約以知言也。亦要體認。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一

此章看服人服天下。自當依蒙引作為當時國君而言。其所云人字。指平等之見也。斷當去。朱說疾說。
今人將善養講道學心性上。去皆腐儒不知時務。
人而言者。平等之人亦國君也。朱子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對武帝。恐吳人更立人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

之不入於善。如湯於葛。遺之牛。羊。又使人往為之耕。是也。看來都是指國君之於列國說。許氏教化撫字之說。果未是。○存疑云。以善服人者。與以善養人者。分明是兩樣心。其為善亦迥然不同。以善服人。是幸人之不善。欲以己之善去勝人。使人屈服於我。其為善亦只是欲以是去勝人。不是見得善是我之所當為。非出於誠心。正霸者之所為。以善養人。是憫人之不善。欲公其善於人。使人皆歸於善。全無勝人之心。其為善是實見得是我之所當為。初非欲去服人而後為此。正王者之所為。又云以善服人。亦服得人。如齊桓晉文。當時諸侯亦皆服他。但未出於中心之誠然。故曰未有能服人者也。俱說得是。○要看集註一心字。便屬王霸之分。其實外面看他。若似一樣是善。然居心處公私則異耳。公私之異。亦若無甚關繫。然根本處小異。而向背固已頓殊矣。可不慎哉。○學者二字。若不止為當時諸侯王說。然當時王道不明。列國縱橫。豈盡時君之罪。皆由學者學術不正。逢君之惡。以至於此。故為學

之道。於王霸之分。不可不審也。且勿論得位行道。即平居時。不審王霸之辨。其居心行事。純任霸術。亦自非正大之儒矣。○以德服人。章在行事上說。此章在心術上說。且以德服人。句口氣。是說爲人所服。與此不同。存疑以善服人。以德服人之辨。尚未明白。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集註兩說並存。以爲或有關文。良是。然前說於兩實字說得相合。姑從之。○凡言不祥者。皆是事體未形。却已有了個不好底朕兆。故曰不祥。蔽賢之人。論起來。他還只用幾句話便了。何得便定得他實實罪案。然却這句話。直教君志蠱惑。君子道消。後來不知多少不好底事體。都從他這句話上起。又是不祥。又是不祥之實。又是似無不祥之實。而却有不祥之實者。故曰蔽賢者當之也。如此說。覺首句亦順。兩實字皆有着落。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孟子曰。原泉混混。不

會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合放皆上聲○苟爲無本。七音古外反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音古外反

各反聞去聲

只以原泉二字起。下有本二字。其不舍晝夜盈科後進。放乎四海。皆原泉之所爲也。如是二字。又統說混混以下。還只重原泉上去。但說原泉句。且勿露此意。至有本者句。方發出。○陳新安曰。水惟有其原本。所以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有本者如是。孟子自以此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於放乎四海。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所以亟稱於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說得是。○溝澮皆田間水道。而集註獨以澮言者。以溝字仍有溝壑之溝也。朱子之註。真一字不苟。○朱子曰。所謂聲聞過情。這個大段務外。更就中間言之。如爲善無真實。懣切之意。爲學而勉強。苟且徇人。皆是不實。就此反躬思量。方得說極好。大抵聲聞過實者。還多因

自己。有務外之心也。所以可耻。○仲尼之亟稱於水。原不止有本無本之說。孟子特爲徐子之病而教之。以其所急者言之也。林氏鄒氏二註當看蒙引。云按孔子稱水本旨。蓋卽川上之嘆。其集註備矣。輔慶源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只以虛名實行爲言。而引林氏鄒氏之說以明之。蓋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躐等干譽之病耳。孔子之稱水。固不專在此也。俱說得是。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朱子曰。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如父子相愛。雖雄有別之類。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更推不去。人若以私欲蔽了。這個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所以謂幾希。說得明。○蒙引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其小異也。今

欲究其所以小異處。必先言其無異。然後就其中別其異。乃見其小異也。故曰。人物之生同得云云。此其無異者也。然雖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而人乃獨得其形氣之正。而有以全其性。是無異中之一異也。如此解。庶得所謂幾希者之來歷分明。但雖得其來歷分明。而孟子所謂幾希之本旨。則不盡然者。故隨足之曰。雖曰小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則知孟子所謂幾希者。其旨甚重。而非輕之曰。幾希也。說甚好。○理氣形性。人與物皆同。其不同者。但物得其形氣之偏。而又不能全其性。人獨得其形氣之正。而又能有以全其性。爲小異耳。得形氣之正。異也。能有以全其性。亦異也。能有以三字。不是說工夫。是說天之生人。賦以其理之全。隨賦以能全其理之知識力量。若物則止得其偏。而任其偏。却不能同。此故曰小異也。曰小異。則人與禽獸自別。然曰小異。則人與禽獸之別。却爭不多。曰人物之分。則從天來。及向後去。都是分。然曰實在於此。則分之之關在此。實不多也。實在於此。卽小異之義。

集註以此兩義盡幾希之義。從同處說到異處。又從異處說到惟恐復同處。極為凜然。虛齋以雖曰小異。為足上義。又曰人多以此句屬下句。不然也。看得精到。○去之者。以形氣之正。而氣拘物蔽。陷於一偏。則昏蒙錮塞。而不能全其性之本然也。這便是把與禽獸小異底道理。自己脫落了。○註知字。要看。不行由於不知也。則去之便是一路入於禽獸。存之便是一漸入於聖賢。下註知之之知字。正應此存之。亦不止是空空存。即所謂常自在之。而日用動靜。無不凜凜於是也。○蒙引云。所去所存者。庶物人倫之至理也。兼說方盡。說是。○存疑云。戰兢惕厲。是存之工夫。卒有以全其所受之正。方是存之說得是。所受之正。便是所受於天之正理。並形氣亦在內。全之。便是盡性踐形。凡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不全之也。存之自合。終始到存之之極。說然玩此處語氣。方是就戰兢惕厲說存之之功也。看卒字可見。以其去之存之。正在小異處危言之耳。○君子對庶民言。不對聖人言。下節言舜者。乃舉舜存之

之極者。立個榜樣。與中庸言大孝同意。若論君子聖人之名。君子自當不得聖人。若論聖人。則君子而大而化之者也。畢竟只是君子一路。上人特盡其極耳。非以君子與舜分安勉也。尹氏註不必混。○物兼事物泛說。凡天下之事。凡天下之物。皆是人倫。方指人身之倫理說。識其理者。一事一物到面前。便都識其理之所在。該如此。該如彼。都有道理。明白昭著。不是糊糊突突。一任付之。盡其理之詳者。於人倫經之綸之。既有以識其大綱。又於其中條分縷析。都看到至極無加。至細無間之處。故曰詳也。盡字且在知上說。○知之有詳畧之異。非舜故為詳畧。在倫物則原有詳畧也。○存疑云。人倫庶物之理。在心則曰仁義。仁者心之德。人倫庶物之理。得之於心。仁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人倫庶物之理。各有所宜。義也。說最是。○蒙引云。由仁義行。言所以處夫庶物人倫之間者。自莫非仁義之道也。又云。大註云。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猶所謂以德行仁語意。由仁義行。仁義以在心者言。由此而

行出來也。說極好。蓋理自在一心。而散見於庶物人倫之間。莫非此理。當其明之察之。以一本之理。盡萬殊之理也。當其行之。亦以一本而因物付物。見為萬殊者也。○存疑云。由仁義行。這行字不着力。非行仁義。這行字着力。說。是。但要知不是徒言安勉之分。見這仁義自在吾心。由而行之。便是不是。那邊另有個仁義。須我去行。卽此便見人之所得於天者。原是完完全全無少虧欠。率性而出。有何勉強。奏泊。所以異於禽獸者也。特聖人能盡其至。以至於如此耳。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當以中庸至誠盡性章。參看由仁義行二句。當以中庸率性之謂道句。參看方是借舜作樣子。以醒人存之之意。○要曉得庶物人倫。莫不有理。而吾性中仁義。為天所賦。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也。○於庶物而不能明。於人倫而不能察。君子乎。庶民乎。禽獸乎。天生人而予之。以仁。且無所不仁。天生人而予之。以義。且無所不義。人得其全。禽獸得其偏。全者擴而充之。偏者拘而蔽之。吾能仁。則人也能義。則人也不能仁。不

能義。則禽獸也。有仁有不仁。有義有不義。卽此不仁不義之處。亦禽獸也。何也。以其不能戰兢惕厲。而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思至此。唯至聖生知安行。方成個人。其下則人禽參半者也。獨有卒能全其所受之正。為無忝於天之所生。尚可以為人耳。不然。盡禽獸也。可不畏哉。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占字通用。○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說得甚好。蓋各卽其一事。以見其心也。如禹之心法。豈獨惡旨酒好善言二者然。卽好惡二字。便可想見其憂勤惕厲之意矣。惟其有憂勤惕厲之心。故一端之欲。亦必絕之。一言之善。亦必收之也。蒙引云。惡旨酒。則凡人情所欲者。皆不能動矣。好善言。則凡天理之正者。皆其所嗜矣。此雖二事。所該甚廣。又云。於旨酒而惡之。惴惴焉。惟恐欲心

之或熾所以過人欲也。於善言而好之。汲汲焉惟恐善道之或遺。所以擴天
理也。前段就好惡推開說。後段即本體說到好惡俱好。○饒雙峰曰。未應事
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面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
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擇善固執也。說是然。要知就事物處論。則可謂
就事物上求中。則未盡可中者。吾心之正理。而散見於事物之間。執者。還是
我心就事物上。求其無過不及之理。而後用之。非只在事物上計較也。湯之
行事大槩如此。切不可入征誅吊伐等語爲執中。○類字廣說。凡世族草野。
親近疎遠。已在位未之位之類。皆是。但於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蒙引
執立二字。要從湯心上說出。云。湯執中以處事。言立賢無方。以用人言。二句關涉。亦甚廣大。說好。○視字
望字。要看不止一二事。可以槩過。故集註云。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視民如傷。凡所以保恤之者。無所不至。恰似時常有傷害着他底意思。道自
在已。更於何望。望之者。真有純亦不已。緝熙敬止之意。不自知其道之在已。

也。故曰未之見。註云。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
見。是合文王一生心事說。如云。即已安已至。而猶若此。其未安未至。不待言
矣。不是止在結果成就時說。方說出愛民深而求道切。且看如此二字。亦就
文心。此二事以見其一生之心云爾也。俱要活看。○朱子曰。泄邇忘遠。此通人與
事而言。泄字兼有親狎忽畧之意。存疑云。以人言。若侍御僕從之在左右者。
邇也。賢人之在側陋。及親賢之藩屏於外者。遠也。以事言。於日用間起居飲
食隨身而在邇也。如民生休戚。國家利害。或在千里之外。耳目所不及見。或
在數十年之後。事機之未露者。遠也。即朱子之意。而暢言之。邇遠二字明白。
兩不字重。則不泄忘之義。可想見矣。○德以所得於已者。之道德言。仁以心之純一者。
言德盛則無一理之或遺。仁至則無一私之或間。總是說武王之敬。合遠與
邇。無非其盛大流行。純至無間之處而已。饒氏分貼已似未是。蒙引又以敬
之常存。即德之所存。爲德之盛。以不棄置遠者於度外。爲仁之至。說仁字更

狹○三王卽三代而周家乃其本朝且周之王也起於文王故以三王爲兼
文武○四事自指上四條之事然看一以字則兼三王以施四事是一句讀
非謂兼了三王然後去施四事也。只是到周公之身便要合三王之道而施
行四人之事其於禮樂制度之事都是要依四聖而行然却不是這一件依
某聖人那一件依某聖人必兼三王而斟酌損益之如這一件事自該依禹
而行却將湯與文武來稱衡比度一番務要其事之盡善而又不惑於後聖
這一件事自該依文武而行却又將禹湯來稱衡比度一番務要其事之合
於古法而不謬於前人如將三王同堂而謀之某一件可用某一事則行某
一事也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此說似正大穩當不然上四條已屬八件事矣
以兼施○則見渾然○一滾出來
何爲四事且施四事還是依四聖俱要去行否還是周公自施其事否自施
其事非施四事也一事而行四聖人之事又如何施去且兼三王亦不宜空
空另說卽蒙引一一比類言之終覺拘泥○兼三王必合三王而斟酌之至

施四事時則不拘矣擇其宜者而行之便了要善看○其有不合及幸而得
之俱合三王言所謂其事或不合者不特周公與三王不合卽三王之四
事亦自有不合處所謂其理初不異者乃斟酌到千聖此心此理無不同之
處也兩事字斷依饒雙峰作一樣看蒙引以爲四事之外有不合者初看似
有理然不知四事之外更有何事卽日如忠質之異尚于丑寅之互建貢助
微之異賦之類恐於禹湯可言不合於文武不可言不合也還不是○思兼
三王以施四事是一節乃以其無不合者言之非以此句作冒而下正爲其
兼之施之之事也切要知○時異勢殊不特禹湯至今爲殊異卽文武之道
至周公之身一時一時亦自有殊異處○事雖不合而理初不異須要從不
問○氣志精進變化時也
合處說到不異處乃經周公之心經緯籌畫而得乃於異中得其不異也不
然初間便理初不異何待於思○三王各以其心法見爲行事周公則述三
王之心法而制爲行事者說周公節只說周公之心法行事如此不可說底

三王有不盡處。恰似周公勝於三王了。五節各另說。不必聯串。要看註各舉其一事各字。周公亦在內。非只云禹湯文武也。淺說云。又以周公之事言之。甚是。○急於行意不甚重。主意還重在幸而得之上。與上仰而思之。俱說周公憂勤惕厲之心也。○註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合五聖人與五聖人之天下說。不然。五聖人豈特人心不死而已。總見天理常存於天地之間。而生民不至淪於禽獸者。皆五聖人憂勤惕厲之心。之所以一存而無不存也。要知。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也。乘去声。檮音元。○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政教號令。便是王者之迹。迹字。妙文。義。而義深。蒙引云。迹以其所及而言。政教之所被。即王迹之所及也。說亦是。但看迹熄二字。如今人說沒了形像。不顯他底。一般當時平王避亂東遷。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政教號令。總然不行。竟自與列

國無有分別。一總不顯他了。謂無王者。却自亦有王者。謂有王者。却不顯。便如火之熄滅相似。故曰王者之迹熄也。王者自有。但其迹熄耳。○朱子曰。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不復作於上。而詩降為國風。陳潛室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言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俱說得是。○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者。皆賴先後聖賢相繼。憂勤惕厲。以嚴理欲之防。而範人心於正。故政教號令。莫非天理之流行也。然其顯然可見。上以是宣戒乎下。下以是獻納於上者。則詩實于聖心法所由以傳。而為一代之大典。萬世之正訓也。至於詩亡。則列國各憑私意。以相爭奪。十五國之民風。亦各任其風氣之偏。而為之羣聖之道。於是幾於滅矣。

故王者之迹熄。即聖人之道熄也。孔子於此勢不能使王者政教號令復行於天下。而身任斯文之責。其何能默然而已。故因魯史之舊文。而作春秋。皆所以存天理而正人心。以繼先聖而開來學。亦猶舜禹諸人得志行乎中國者也。○詩亡。只是雅詩亡。不言風者。風特以觀民之風而已。當時即陳詩之典亦廢。然以黍雅之詩觀之。但降為國風而已。非全亡也。且關於王者政治之大。莫過於雅。故獨言雅亡。○註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公之四十九年也。要玩看是說。然後二字。正春秋繼詩而起之意。陳新安曰。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小雅。而儕為十五國風。其事遂始載於春秋。而詩終於此矣。說得是。會史雖自伯禽受國以來。固已有之。然孔子之春秋。則自隱公之元年以後也。存疑非之。還未細考。○一也。只是未經筆削之先。一會史耳。與列國之史無異也。許東陽曰。以三國之史同言。而曰一也。蓋謂魯之春秋。其所紀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爾。至於孔子之春秋。

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盡舊史之文。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此看。方見得中間一節不閒說。最是則一也。與其事則云云二句處。不用過文。至孔子曰以下。方另講。○蒙引云。春秋列國之事。皆在乃獨曰五霸。又只曰齊桓晉文。舉其盛者也。諸侯之事。雖在。然王迹既熄之後。所以綱紀天下者。全然是霸。說得是。齊桓晉文。猶云其事大抵皆列國霸者之事耳。○其文則史。史字自指魯史。官舊文說。不是說孔子用史之書法。而作春秋也。要知尹氏註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此句終是糊塗。且其義單承其文句來。亦似未是。蓋其義二字。在孔子口中。只是泛說。在孟子引來。此處自兼其事。其文來說。方好。列國之事。大抵不出於正。即彼善於此。亦不過假之云爾。而舊史却亦只按其事而書之。其中是非公道。亦未免不甚明白。故孔子於此而斷之以義也。蒙引云。正緣魯史舊文。不足以為褒貶勸戒。故取而修之耳。說得是。然亦單承愚意。必承兩句說來。不特修其文之是非。且正其事之

得失方於王者二字相應如此說則蔡氏云其義蒙上文王者而言蓋王者之義也說自有理存疑非之未解○存疑云義者事之宜春秋之當褒當貶當予當奪以及抑揚進退皆有至當恰好者在即是事理之宜而為春秋之義也說自好然事理之宜亦豈聖人有意以度量之不過衡以王者之道而制其宜耳如書爵書人之類何一非天子之正法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筆特筆也則聖人之所特出已意以增之者故曰筆則筆削則有將舊史之文而去之者也亦要知○蒙引云晉之乘一條言其與列國之史同其事則齊桓晉文一條言其與列國之史異蓋未經聖筆之前同為列國記事之書已經聖筆之後遂為王者經世之典也說得明○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要在上繼百王之統而下正天下萬世之心上看亦皆其憂勤惕厲之心法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無之非是然皆述舊聞而已春秋却是自作且詩書所載皆明盛天子所由以舉政之事春秋則又無天子而有天子為聖人不得

位之大事也詩書尚以俟之後則臣賊子懼故曰莫大於春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澤者註猶言流風餘韻乃就其人之規模光景猶有可彷彿者言便是惠澤教澤然較惠澤教澤又更親切些故曰五世而斬不然君子之澤萬世不斬何五世之足云○君子小人皆指賢人但有在位不在位之分耳只看如今名臣之後三四世間規模光景尚可追論故老相傳亦未盡失而衣冠言動之細都有可彷彿者即有道之人足為人之師範者亦然便見○楊氏註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此是說五世二字親盡服窮宗支疎遠而先人之遺亦大抵都疎失了不必在斬字上○并原原是說五世○孔子尚在五世之內為下也也○叔本耳也只起下去聖人未遠而私淑諸人之意五世雖是他家五世然五世之內

有學其道者則尤可求之而無難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大約三十年卽父子相繼之時而父子相繼亦不拘定三十年俱要活看若楊氏則主父子相繼說下節朱註則主三十年說○明明受業子思之門人何爲私淑諸人雖是謙辭然私字對徒字看不對公字看不得公然爲孔子之徒則私也雖受業子思之門人却是因子思之門人而願學孔子蓋子思之門人卽子思之道而子思之道卽孔子之道又在五世之內流風餘韻俱尚未泯道雖萬古可以祖述然當此必有得其親切之處者○淑字活看取人之善與自善其身俱在內集註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語意甚完而有味新安私竊其善於人止說了得聞孔子之道於人半截耳仍詳味朱註爲正○聖人之澤尚存一句要看卽後篇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之意欣幸而自任之之辭不然只說個聞聖人之道以善其身而已於首節意思無着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三段平平說而主意畧重在下兩段蓋過取之傷廉人所易知而過與過死之傷於惠勇人所難知也張南軒曰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易判者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莫能擇也蓋其幾間不容髮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存養於平時而復研幾於審處也說甚好蓋畧重在下兩段者集註之意以易知難知而言非以上一段作引起下兩段之意也都要析義之精故還須平平說○註先言後言乃從可以處審到可以無處到可以無處却再無可以了可以尚在事迹上稱衡到可以無處自有一定中正道理不是兩可之間矣○廉者多主於不取故過取之傷廉是判然兩途以貪而傷之也惠者多主於與勇者多主於死故過與過死之傷於惠勇是就中自傷以惠而傷惠以勇而傷勇也故集註加一反字○蓋過猶不及

之意也。過與過死。是過不能與不能死。是不及對齊與怯者而言。陳新安以下兩段爲過上一段爲不及。細看還不是。集註明云。過取則三者多是過。過取之傷廉。以亦有可以二字。卽對大貪者說爲正。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蒙江反。惡平聲。○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竹扶去上声。乘去声。

逢蒙學射於羿云云。至於是殺羿。此記者因孟子之言先記之。孟子曰以下。皆孟子之言也。公明儀之言亦是孟子引來。不是面相質對之言。曰薄乎云爾。曰字又是就公明儀之言而論之。無罪則無罪耳。而曰宜若尚煩思量。互則非乾淨無罪之人也。此必公明儀亦嘗評論逢蒙殺羿之事。而有此言。故孟子引而斷之。○首節罪字空說。下節正斷其罪處。○蒙引云。謂之侵者。將以攻人也。而乃承云庾公之斯追之。何也。蓋是子濯侵衛。見勢未利。而遂遁。故衛追之。或謂迎擊者非也。說是○夫子之道。道字與上盡羿之道。道字正相應。皆指射之道而言。○朱註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其取友而言耳。一段亦要看。程子曰。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耳。若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哉。說有關係。存疑云。此章爲取友而言。其說始無病。若論其他。便有不是處。必如程子之論。道理始盡。說得是。

○羿篡弑之賊為家眾所殺家眾想不止逢蒙一人且不責其篡弑而獨言其取友之不端知孟子此章專為取友而發亦必有所為而言也○侵衛想不止孺子一人主之追之者亦不止廋斯一人主之於行陣間偶然相遇作此私情可也其特書仁者主乎二人而言耳未知是否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

帝齊側皆反

蒙引云此是設言非實事也其辭以貌言其意以行言說得是○輔慶源曰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則自喪其美而反致人之惡言此所以戒人喪其本有之善惡人之質本醜而能齊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事上帝言此所以勉人以改過自新說得明白一是戒人之喪善一是勉人之自新蓋本有之善不可恃一有不善即不善也改過之人勿自阻一心於善則善矣一戒一勉兩路平說不可側重下節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並去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要看人物二字及事物之理天下之理與況其事物之近等句皆兼人物之理而言不是空空說性乃為當時小智之人穿鑿事理非過求隱僻則襟於權術將天下事理之本然者俱壞失了故孟子言此首節先論其理次節直指其智字見其有害於理末節又以其難見者言之亦只是個故何以鑿為不推不可鑿而亦不必鑿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說最是章內俱體此意說與他處深言性命之理者微有不同○朱子曰性自是個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此即性之故也只看這個便見人性故集註下個跡字若四端則無不順利若殘忍之非仁無耻之非義

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說得好然只言人而不言物者不特章義只重在人且天下事物之理亦莫不具於人之一心也要知此意蒙引云言人物則事在其中矣事只是人物底事不是人上事便是物上事其事物之物又兼人與物而言人物是解性字之義當如此後言事物是本章之旨當如此說看所惡於智者一條便見說得是○但言其故而理自明是說言性者則但言其故而巳乃教人言性之道不是說天下言性者不過言其故而巳矣口氣理自明者如仁之理無形難知但言其惻隱之心如孺子入井之類則仁之理自明義之理無形難知但言羞惡之心如一介不取之類則義之理自明也○已然之跡合已往及方發者都在內即未有之事理自今方言之亦是故○以利為本猶言其發見之已然者又必以其自然者為本他如不是自然中出者非利並非故也利只是個順字順性而發順也順其事理之本然亦順也順性而發見者如順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心順其事理之本然者如此事自宜惻隱便自然惻隱不是另尋個惻隱來應付此事也如義禮智亦然所謂本其自然之勢也此有所矯揉造作非其本然便不是性了存疑云利順也對害逆說蓋言性固必驗之故言故又必本之順若其故之逆則亦不足以言性矣如人之善水之下是皆其順者此可以觀性矣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逆其性而非順矣何足以觀性哉說得是○既云發見之已然又恐人只從發見處但見已然便以為故故又說個利字蓋亦有私意所發見已然而非其自然者難道亦以為故不成雖是不利便非故然故又必本之於利也本字從言字來○故是大段說利就故中細說然看來性之理利字尚在先故字尚在後利而後有故也故曰為本○論性之本體仁義禮智都有若論入道之力則智居先且仁義禮之差必到行事處方見得是於故處差也若智之差則自源頭處已差了是於利處差也仁義禮又非智不可得則俱得失則俱失故特以智言○所惡於智

者如上論石所不行一般語氣。智原是個好物事。有何可惡而有所惡者。特以其如此云耳。○鑿不特鑿自己之性。並天下事理也都鑿了。輔慶源曰。人物所得之理。本皆順利。無待於矯揉造作於其間。却緣世人不明吾性之智。而以私意為智。於是每事物為穿鑿。而失其順利之理。說得是。○禹之行水。疏濬排決。何嘗無事。然則順水自然之勢。非於外另有穿鑿之見。便是行所無事。智者亦難道一無作為。只於天下之理。俱順其自然者而行之。如民當仁也。則仁之。縱仁到二十分。俱無過於仁處。亦是行所無事。物當愛也。則愛之。縱愛到盡頭處。俱無過於義。亦是行所無事。何也。天之生人。生物本有自具之理。我只順其理而付之。克滿其量而已。何嘗有加於毫末哉。故曰行所無事。若鑿之而行。所有事者。本性自具之理。不順而行之。却於其中要另尋個道理。另立個主意。妄作聰明。憑私逞欲。本無事也。他却加添出事體。事體本如此也。他却別要如彼。如俗語所云。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之說也。

○蒙引云。禹之胸襟。包得個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凡高下原隰。分合大勢。皆能照臨而無遺。此是因下大智二字。便先以禹為大智。說禹為大智。智者如此。則亦如禹之大智矣。看來亦不必其引禹來說者。只是借了個行所無事。以見無所事鑿。則智亦大。雖照禹說。然却只在智者身上說個大便了。不必比擬。○禹之行水也。二句。只實上禹之行水也。句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亦即上若字。非有兩層。大字正對鑿字說。亦只是無惡於智之意也。○許東陽曰。此句不是比喻。言禹順水之性。為智之大。以例人循性。皆當以利也。亦要知。○蒙引云。不可以言性一節。遂為智者之事。蓋首一節。是論理之自然。下二節。方是言人能順其自然之理。乃為智也。若謂言性以故利為本。亦是智。則下文是就處事上說智。而此章智分言行矣。俱是牽扭。又云。此節似言利。然利即故之利也。下節似言故。然故即其利者也。決不可依新安之說。強分故與利。說俱最是。○行所無事。行字且在智上說。行大抵燭理意居多。以對

鑿字言也。不可只顧行說。忘却智字。顧子失母。○蒙引云。千歲之日。至依朱子說。只是既往者。蓋以天與星辰數之。已然者。求之循次而上。遂可得千歲之日。至曰。故而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仁山金氏以求其故。為已往者。千歲之日。至為方來者。理似不礙。但與朱子不同。所以謂之理不礙者。蓋孟子之論。不是欲人得其故而已。欲人於故上得其理也。似自有說。後又云。致推致也。新安陳氏曰。可坐而推致。以得之。可坐而致。朱子註。明解為可坐而得。已不再推求矣。而仁山金氏則曰。致謂筭得來也。不知何說。又曰。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謂推以後之日。至也。此又不可曉。豈都不讀集註耶。前後相持。然蒙引大抵後說為優。蓋此節是即天道以明其故者。以利為本之意。不重在筭曆上。若依金氏說。則苟求其故。似是求千歲之日。至了。集註其運有常句。却如何着落。淺說云。其行有常而不差。其度有數而不亂。所謂故也。便說得

是故者。已然之跡。便是天道之已然。而顯然可見者。求字不是費力字。即上節利字。乃因其自然之運而求之。則千歲日至。可坐而得之。不勞也。蓋以天之高星辰之遠。便當前註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之意。以苟求其故二句。便當前註。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理自明者。以前之理乎。以後之理乎。不待辨而自明矣。且集註亦不曰千歲之後。而曰千歲之久。尚未有後面千歲。何以言久。還是主以往者說為安。○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乃年月日時皆是甲子也。陳新安曰。以建寅月為歲首。筭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月為一歲之最初。筭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曰歲亦甲子也。亦要知。○淺說云。千歲是大槩言其久耳。上古日至。豈止千歲耶。歲月日時皆甲子。亦時有。但要上古者。方為曆元耳。說有理。○看註一況字。乃是以高遠二字。形出一近字。如云。天道至為難知。而求其故。則千歲日至。可坐而得。何況事理當前。至近莫不各有本然之理。但順其故而求之。則自

足矣。何必鑿乎。蓋亦無所用其鑿也。○存疑云。通章大意是論理本自然。而智者當順其自然也。說是。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

蒙引云。有進而與右師言者。非已進也。進右師也。故註云。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存疑云。進而與右師言。進右師使就已也。乃陳司敗揖巫馬期而進之。之進。俱說得是。方不與就右師之位同。且當時亦自有尊於右師者。外雖自尊而內實媚之。以其得君之寵也。○兩有字。要看當時紛紛趨奉。非止一人已也。○右師與孟子之言。俱是背地如此說。非當面相對之言。看問之二字可見。○以君命弔。故亦當以朝廷之禮行之。故曰。

朝廷。○存疑云。位與階不同。位是本身站立位次。階是朝官叙列班行。階有許多入位。只已一人。故有同階而異位者。說得明。位便在階之中。故註云。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更涉更字。即迭相涉歷之意。踰却是越其班行。亦是互越。集註不解者。以其蒙歷位句而言也。蒙引云。孟子於齊處賓師之位。一定階在右師之上。亦要知。○只在禮上說。不可與言。其鄙之不足與言之意。不可露。朱子曰。當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是也。○蒙引云。異怪也。不可謂異於禮也。說是。只如今人說可怪之意。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同。下。放。此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

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人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扶夫音

以仁禮存於心而不忘。還是念念要在於仁。要在於禮。無一時一事忘却了。君子有何異人。其異人者。以存心處與人不同耳。存心處是怎麼。蓋以仁存於心而不忘。以禮存於心而不忘。造次顛沛。無之或遺。他是這樣存心。○蒙引云。以仁禮存心。此仁禮以心言。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方是仁禮之施之見於外者。要說得不相侵犯。存疑則云。以仁禮存心。兼內外言。下文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是就其發於外者言。蒙引以仁禮存心。主在內。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兼內外。非是。看來兩說原只一義。不必相非。所謂兼內外者。靜而存心。此仁禮也。動而存心。亦此仁禮也。到底行事時。心自是心。

存心自是存心。畢竟主在內。但不可遺却行事時在內一節。且以為既已存心了。然後再去作愛人敬人之事也。○以仁存心二句。就見成說自人看。君子如此。應以其存心也。句。○仁主於愛。禮主於敬。君子存心處。無一些刻核殘忍。無一些怠慢驕傲也。畢竟下仁者愛人二句。方是施蒙引既云。要說得不相侵犯。後又云。言其常存愛人敬人之心也。畢竟侵犯。且以愛人敬人之心。常存於中。恐聖賢之學。亦似不如此。○仁者愛人四句。都是言其理之常存心在處。心處說。仁者有禮者。就與物接時說。○看二恒字。不是人常愛他敬他。正是說理之常也。如云。愛人者。人必自然亦愛之。敬人者。人必自然亦敬之。總是起下有人於此句之意。陳新安曰。我感而人應。可驗我之得人。不應可驗我之失。驗字已含下文必不仁必無禮之意。說驗字亦好。○饒雙峰曰。集註云。強暴不順理。順理是順個文理。橫是橫來。逆是倒來。皆是不順個文理。將強暴不順理。總解橫逆二字。較輔氏以強暴為橫。不順理為逆。似為

孟子集註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勝○必不仁。必無禮。就事上說。言我必有不仁無禮之處。加之於彼也。要先
回避忠字。○物事也。事字要看。乃指橫逆之事。非卽斥此等人爲物也。○此
處就與人相接處說。故註云。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忠便在愛人
敬人處說。輔慶源曰。理無窮盡。人有作輟。一息不存。一物不體。便是不盡其
心。陳新安曰。忠非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其心。卽忠也。俱說得
是。○天下惟直道是真。其餘皆妄也。此橫逆之人。一些道理沒有。雖生亦僞。
故曰妄人。卽中庸不誠無物之意。然只解字義如此。在君子口中。不必太說
盡。○又何難。只集註不足與之較。一句甚渾。含有味。蒙引存疑。都說是不復
爲他難也。前而自反時。猶被他難。非也。君子卽到自反盡處。亦特不與彼較
量云耳。豈便全然再不用心。○蒙引云。終身二字。要得分明。以仁禮存諸心
則無一息之或忘矣。或待我以橫逆。旣自反。其仁禮矣。猶未也。又自反而忠。
可見此心常存。念念不忘。時時照管。惟恐一毫之不自盡處。豈非終身之憂。

而何說亦是。然是故二字。雖結上文。却是承上冒下。觀舜爲法於天下一段。
便是終身之憂。亦不獨三自反而已。卽到無橫逆處。終身之憂自在也。須自
上文又推開說。方好。○蒙引又云。終身之憂。在我者也。故君子必自盡一
朝之患。不在我者也。故君子不思焉。說好。○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
之患也。二句。又是本節一冒。乃若所憂則有之。至如舜而已。此是說君子有
終身之憂。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以下。是說無一朝之患。段落要記真。○蒙
引云。憂之必至如舜而後已。此其所以爲終身之憂。說得是。終身之憂。自初
立志時已定了。個程限。則終身二字。自君子心裡說。不是人說他死而後已
之意。必欲如舜。此是何等心腸。這便是他一生底個大憂。非謂一日不如舜
憂一日。兩日不如舜憂兩日。爲終身之憂也。○獨言舜者。舜處倫理之變。而
盡人道之極者也。○蒙引云。前日以仁禮存心事在內。此曰非仁無爲。非禮
無行。則兼內外言說好。○淺說云。無一朝之患。患字以憂患言。有一朝之患。

患字以禍患言。一患字不同。以仁禮存心。意該三自反。不是既存於心。到愛敬方說仁禮之施也。施字是對驗字說。不是對存字說。存心不苟。正是以仁禮存心也。說俱是。○趙氏曰。集註不苟二字。不可淺看。心一不仁。而不自覺。不自強。便是苟且也。陳新安曰。存心照前。存心不苟。即忠也。俱說得好。○憂患二字。亦無甚分。但憂字專主心言。患字有在心言者。有在事言者。然在事亦畢竟在心也。看來只重終身一朝四字。在終身者。則為憂。在一朝者。則為患耳。○君子不患者。以其所憂不在此也。則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中間一而字。要看乃一串工夫。故集註云。存心不苟。故無後憂。不是有一段工夫。為終身之憂。又有一段工夫。無一朝之患也。玩大文乃若及若夫等字。便見。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平世亂世。只就君臣有道無道。紀綱政教。明行不明。行上說。非指氣數言。若論氣數。則禹稷之時。天下猶未平。顏子之時。若有明君用之。豈終於不出者。○兩賢之。且就兩項各另說。且勿說同賢之意。○蒙引云。道字主在心者而言。故註云。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輔氏解道心字義。不必用存疑云。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此便見同道處。蓋進而救民。是聖賢之道。退而修己。亦聖賢之道也。其心一而已矣。又在先一步。故總註曰。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禹稷顏回同道之旨。當如此看。愚此說與蒙引異。蒙引就把心當道說。於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聖賢之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

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意。俱不合。學者詳之。看來蒙引只泥定其心一而已矣。句便以爲同道。於理未有不是。但說道字太煞。且上言道而下言心。亦覺重複。蓋集註之意。道字直貫心與事言。而心又事之本也。論其道之在心。聖賢固無不同。卽論其在事。然各當其理。亦其所以爲同處。蓋進則救民。退則修己。止看救民修己。便有不同。若看二則字。則進退固一道也。孟子正要從不同處說同。當以存疑之說爲是。○禹稷身任其職。句要看。是以二字。正從此出。蒙引云。要說得是。以二字分明。莫把上文就說出。急於救民之意。說是於禹思天下有溺者。句當補云。禹惟身任治水之責。於稷當補云。稷惟身任播穀之事。又云。若顏子則自無此責矣。故得以蕭然自在陋巷之中也。此條要補此意。亦說得是。○看集註於易地皆然處。方說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於前同道處。只虛虛說個大畧。至此乃實言之。乃知上同道節。方從不同處說到同處。此則從同道處實落言之也。則上同道節道

字自含此節。註聖賢之心云云。四句義。益知蒙引之說尚欠體認。○聖賢之心無所偏倚。大本之中也。無偏倚。謂無偏倚於救民。亦無偏倚於自修。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時中之中也。隨感者。隨其世之用我與不用我也。各盡其道。謂當救民。則盡救民之道。當修己。則盡修己之道也。○易地皆然。雖兩兩平說。意要微重在顏子上些。禹稷有聖賢事業。人或知其能樂顏子之樂。顏子無事可見。人未必知其能憂禹稷之憂也。語氣輕重間。要舍此意。觀上節只言禹稷及下。譬都在救民處說。便見○被髮纓冠四字一聯事。冠亦未有不纓者。但被髮而纓其冠。則爲甚急耳。○救之多一往字。便見鄉鄰非其所急之意了。惑者不明於持身之理也。○兩可也可字。正是隨感而應。各當其理之意。○聖賢之心。雖無鄉鄰斯世之意。而所處之地。則有不得不限於鄉鄰者。聖賢亦惟就其地。盡其道而已。不必強爲同室也。○存疑云。今有同室之入。關至可也。後當繳云。禹稷之救民。何以異於是。末節後當繳云。顏子之修

已何以異於是。亦要知。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此皆去聲。狠。胡懇反。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章中○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皆狀

為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

通國皆稱不孝。必以其得罪於父而逐之。又且避離妻子。志行矯激。若與父為讎者。故孟子既言章子之事。非昭然不孝者等。而又為之原其心也。章內分五段。二節言五不孝。皆章子所無。三節言其不得於父之故。四節斷其亦

有罪焉。末節則原其心。蓋得罪於父。固非尋常不孝之律。而得罪之後。其心又且如此。正其可矜而教之之處。何得遽以為不孝而拒之也。必如此說。於夫章子。豈不欲夫妻子母之屬。與通國皆稱不孝。兩處方合。又提出末節。一心字來。孟子之於章子。正哀其心也。論心則迹亦可諒矣。蒙引存疑。俱以末節為能自責。罰足以白其心之非有他。無甚意味。○世俗正應通國二字。乃就人情上說也。若律以聖賢之道。則章子自不能無罪焉。此意正在下二節。此節只就世俗所稱不孝言之。○饒雙峰曰。章子得罪於父。與其他得罪不同。章子但不合責善於父。故出妻屏子。以示不安之意。先說子父責善。是言子責父之善。下說父子。是泛言說得是。○易子而教之。章說不祥。莫大。還是據理說以後之事。至此章賊恩之大。是實實賊恩了。父子責善。果不祥也。○朋友之道。論義不論恩。責之不合。則絕之而已。絕之亦義有當。絕之處。至父子之間。說到不合處。却說不得到絕處。故責善必不能行。於父子行之。則

必賊恩而不容已也。○看豈不欲三字。雖照下設心二字。然却自通國皆稱不孝來。人稱為不孝者在此。孟子所以辨其未至於大不孝者。亦正在此。○陳新安曰。此屬字。即夫屬家屬之屬。本文總夫妻子母而言。集註分說。故以配字對屬字。蒙引云。此子。匡子之子。此母。即匡章之妻。俱要知。非章子之母也。章子此時其母已死。○出妻屏子。只白已在外。不携妻子。便是。○朱子曰。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說最是。蒙引云。蓋章子亦自知其有罪也。但在章子之自責。則如此。在他人。則猶當矜其志。而畧其罪也。○蒙引又云。言章子是如此耳。非實有不孝處已矣。語辭存疑云已矣。無他之辭。無他較語辭為優。○章內不必為章子洗脫乾淨。只就其行。亦有可矜處言之。以見不遽絕之之意便了。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始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蒙引疑武城屬魯。越國在今杭紹等郡。城界懸斷。越何以能寇武城。此必越既滅吳。遂與魯接境而侵之也。不然。當是浮海而寇武城耶。雖非關繫之義。然亦要知。又云。左右曰一段。此門人私議之辭。非對曾子言也。故曾子無言。沈猶行亦門人也。乃以其所見解之云。說得是。○如此二字。仍指平日言。忠且敬。忠誠而又恭敬。則忠字主心。言敬字雖統內外。却主見於禮文容貌之間。者言世固有待人甚實心。而禮貌之間。却亦粗疎者。故曰忠且敬。○始於不可。就情上說。○沈猶氏必非即沈猶行也。若行自言。不應止道其姓氏。然看註嘗舍於沈猶氏。則沈猶氏想亦在弟子之列者。蒙引云。或偶同姓。未可

知也。愚意或係同族，亦未可知。○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便指如彼去二句。當時子思不去之意，以其如此耳。在此節且只說君臣一體無有臨難而去之之理。雖朝廷亦多人，然不可不自任也。故子思任之之決如此，且勿露委質而為人之臣，義不可去之意。○禹稷顏回出處之道同也。曾子子思去就之道同也。○父兄也，微也，跟師也，臣也，來只重師臣二字。○委質為人之臣，斷然無去之理了。若居賓師之位，而輕身為之赴難，不惟失體，亦且害於義矣。○尹氏註：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句要看子思之心，不繫於利害。曾子之去，亦非以利害之為見者。大抵因所居之位，各行其是而已。曾子為臣，豈不為守？子思若為師，亦當去也。此章亦微重曾子一邊說，蓋不去之義，人所知也，而去之道，人所不知。故孟子言以示人於九所處皆當知輕重取舍之義，而不可拘於一隅，反陷於非義之義也。○死難，非說子思已死了，以身許國，期於死守，便是死，然而若可死，則亦死之矣。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

耳。瞞古
堯反

蒙引云：但曰堯舜與人同耳，便是堯舜無有與人異者矣。此中意便是同此性，而能盡其性，同此形，而能踐其形者。但尚引而不發，發出則味反薄矣。說得最好。存疑淺說，便覺索然。○言堯舜者，謂且勿論其他，便是堯舜這等大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只虛虛說個同。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獨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音迤，又音異，播音播，施施如字。

○由君子觀

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蒙引云南軒陳氏謂孟子在齊適見此事云云愚意或是孟子口頭故事亦

不可知說得是主意在後節只借齊人以形其可羞之態耳吳氏程註不必

用○此亦為屢足之道就其妻心裡說乃曉得他屢足底緣故是這樣了○

由君子觀之一句管到節末妻妾之羞泣亦是自君子正大之道觀之如此

不然妻妾亦有幾等或有見良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而反以為榮者○日

富貴又日利達利便利達通達也乃津要關節之處討探妥當而所行無阻

抑不順者是也亦有富貴而未必利達者故兼言富貴利達○所以二字包

盡昏夜乞哀搥尾獻媚光景張南軒曰徒知以得為貴而不知所以得之者

可賤也○此等人面孔尚欲塗飾來以對君子而不知其情不可以告妻妾

至妻妾亦且羞而泣之要富貴利達何用真可猛醒

孟子集說二十三卷終

石渠閣精訂徐趙兩先生四書集說卷二十四 孟子之九

堯山徐養元長善甫手集

男 徐 鎮子 重甫 較閱

同里趙 漁問源甫叅訂

絳巖蔣先庚震青甫點定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號平 ○萬章

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

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

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慤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

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慤惡去聲夫音扶慤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

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

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為去聲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

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

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

二十五卷終

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
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
矣。少好皆去聲

爾雅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蒙引此以天之情言本此
蓋仁覆閔下天之情也。然此義亦無大關係。只是個呼天而泣便了。○存疑
云。怨是怨已。慕是慕親。怨已之不得乎親者。以已之不得乎親。必已有罪以
致之。以是自怨也。思慕是思慕乎親。必欲得之。不是思慕欲得親。不可錯看
了。說自是怨慕二字。一聯。怨已不得乎親而思慕之。不止於任其不得而已
也。且慕字較思字更覺有情。中還有依戀不捨積誠以通之意。但此處且
渾渾說。勿大說盡方好。如云。聖人於不得已之際。亦不能無抑鬱之情。舜當
日之號泣。正是他情不容已。抑鬱於中。而怨慕未忘。故如是耳。若說明怨已
之不得乎親而思慕之一段道理。則萬章無下文一問。○怨則必慕。方是孝

子。若怨而不慕。並所怨非矣。二字一套事。但有淺深耳。若單說怨字。便有邪
正之分了。陳新安以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上爲言。怨人少則慕父母以
下爲言。慕蒙引不然之。良是。蓋可以解憂以上。孟子就怨說來。然中俱有慕
字意。末節慕字。却兼始終常變言之。包却怨字亦得。離却怨字亦得也。故慕
字尚同單言。怨字必不可單言。○怨已之不得乎親而思慕。孟子原本明說。
只云怨慕二字。故萬章疑其怨親耳。只順文正大說。○是非爾所知也。一句
是公明高之言。下是孟子推公明高之意如此。然雖說聖人之心。難以常人
之情測。而師弟之間。亦不應無一言相告。而以是直拒之也。或孝子之心以
下。卽公明高之語。而孟子櫟括之以告萬章耳。但不可竟作公明高之言。○
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正應勞而不怨。句見聖人有不容已於怨者。但非怨
親也。兩我字俱就孝子之心說。蓋言親方忘我。而我又漠然不置諸念。是恻
然無愁也。孝子之心。必不若是。其心曰。我竭力耕田。亦止是共爲子之職。而

已矣。父母之不我愛，不知我子職，仍有何未盡之處，以致於此也。其爲子職而已矣。見得別無法於我何哉。又於無法中求法，正言怨慕之至處。此說較順。存疑亦然。而未暢言之。至蒙引淺說，俱以孝子之心，至共爲子職而已矣。作一氣讀，謂共爲子職，正其愬處，則以不若是三字屬吸下語氣於我何哉。又作轉語，一正一反，看來還不甚肖。○史記觀其內，觀其外，乃是舜已徵庸，特未胥天下而遷之。曰觀者，是帝爲揖遜天下而觀，非爲用舜而觀也。此時舜已用之在位了。不然，觀之不當。九男尚可，二女如何發付。○不在朝堂之上，故曰獻畝之中，是將這些物事，事舜於舜之家耳。不是止養舜在畝畝而未嘗任之以事也。○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只在人心歸往上說。集註成聚成邑，成都之說不必太泥。○蒙引以胥字爲與之共視乎天下而遂移以與之，看來還不順當。胥相也，卽聿來胥字之胥，只是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猶云一併連天下都與他，底意思耳。不必深求。蒙引只因朱註相視二字，遂云然。○

如窮人無所歸，如字不特舜心裏如此，卽外面模樣亦如此。蓋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父母便是人之歸着。若得其歡心，總是外面有甚拂意之事，也不爲累。以尚有父母在，可以爲我之本根歸落也。若此處不得妥貼，任外邊富貴之極，根本處却在那裏，一件一件都無着落，真如窮人無所歸也。○上云如窮人無所歸，下節卽言其如窮人無所歸之意。故集註云：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憂便是憂不順於父母也，正是怨慕之至情。○此節與末節俱以人字來貼說，見得聖人之怨慕出於天性之不容已，而非如世人之常情。怨則怨親，而慕亦不終於慕也。○人少則慕父母，一句是人少數句只是形容一節主腦，以秉彝好德之良心少時自在，但不覺爲物所遷，不能不失其本心耳。仕則慕君二句，且主功名富貴之士說，亦是因物有遷者一路。觀集註於不得，只訓個失意，可見不可便說是事君之忠者。○大孝終身慕父母，只是不爲物有遷，合當變俱在

內且寬說至五十而慕乃說到舜。○集註舜攝位時年五十。要知舜三十微庸。又三十始在位。則是年將六十而後在位。則五十正在攝政之時。非至五十始攝位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正是說舜是大孝終身慕父母也。終身而慕。則其慕始出於天性而非外假。盡乎始終而無有間。此點心皆出於聖人至誠無偽。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故知怨慕之心。為聖人之大孝。而非非常情所可測也。仍縮到章首怨慕二字上去。方好。○通章只就號泣怨慕字。想聖人之心。不必如蒙引推究底豫以前底豫以後底事。或僉舉岳對之時。只云不格姦而已。尚未至底豫。亦未可知也。誓亦允若。却出口大禹謨篇。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對直類反○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

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

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于戈朕

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櫬。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

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張都禮反。忸女六反。尼與平聲。○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

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

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之。曰。得

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

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音許。六反。

告則不得娶一句。是正說不告之意。男女居室以下。乃孟子設身處地之言。是告不如不告之意。乃聖賢權衡道義處。不得娶者。不特父母禁之不使娶。萬一告之。而父母微有不悅。舜亦必無娶理也。○以對父母。當另作一進步。

語蓋上言大倫。此言告則廢人之大倫。已是難處。況且又徒讐怨於父母乎。是以不告也。文氣仍只重在廢倫上。對父母帶說。以不告而娶。在大倫上權衡則可。在對父母上權衡。則有未安也。○蒙引云。弟欲殺之。尚且不怨。豈有讐怨父母之理。以對父母。本為見對於父母也。又云。以對父母。非子怨父母也。如告則不果娶。亦徒為父母所讐怨耳。對父母。斷依此說。許東陽之說。非是。○不告而娶。難道父母不讐怨。然廢倫而徒自明取讐怨。且顯親於有過。與不廢倫而暗受讐怨。自己蒙有過之名。孰重孰輕。舜亦權之熟矣。○吳氏程曰。帝亦至妻也。作一句。焉乃助語。辭美字說。要知妻字與上妻字俱去聲。蓋帝亦知告則父母不悅。而舜亦必不娶。此時妻之。却亦不得。故亦不告也。○兩節告字不一樣。舜之不告告字。是稟命之告。帝之不告告字。是勸諭之告。亦要知。○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一段。極有道理。此時堯只為天下得人。及為舜大倫上着意。誠亦

不必計瞽之從與不從也。○使雖是父母使之。然皆象所為者。○焚廩下。當補舜已得去而未死一段意。史記以兩笠自捍而下。及下為匿空旁。出意亦不妨用之。此既為莫須有之事。故不妨從之也。○鬱陶思君。是他說底話。言思君之甚。故來見也。忸怩。是他顏色之間如此。只是說他雖是如此說。却不勉於忸怩耳。不可以為舜見其忸怩。○臣庶。即事舜缺畝之中。之百官。於予治。只是說使之看視之耳。非以治理責之也。家庭之臣庶。亦無太多治理。蒙引所云。疑太深。存疑駁之。良是。○不知象之將殺已。是說浚井時事。奚而不。知亦如此。非說入宮時事。○象憂亦憂二句。依蒙引以上句作伴說。只重在下句。張南軒之說。不必從。只集註云。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及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便說得好。當時象之殺已。舜豈不知。然從來相怨相憎。未嘗一至其宮。今日偶然而來。舜心亦未必不歡喜。說他和好了。豈知其為分取所有而來耶。此時聖人之心。隨物而化。一段兄弟之情。自然如

此故曰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也。○程子曰萬章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畝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說甚有理卽虛齋亦疑舜無不告而娶之事總之孟子只據事論理不深辨其事之有無如此類甚多學者亦不必深泥。○蒙引云故君子可欺以其方泛說而子產事在其中看一故字此說得是然與論語可欺也不可罔也語氣不同論語重在不可罔上此重在可欺以其方上。○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自當尊主人之命而魚之於水亦自有得所之理凡此皆方也許東陽專主攸然而逝句說不是。○弟於兄原有相愛之理相愛則思之甚而來兄弟間原有此道也慘毒忽變爲仁愛聖人豈更有猜疑於其間哉故誠信而喜之蒙引云本註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數句最緊要其不知其僞者愛弟之心甚而然也不然明洞秋毫豈容有不知哉說得是。○誠信二字仍

相聯說蓋萬章只問僞喜此則曰誠信而喜之且註以一實字訓誠信二字原自明白不必如蒙引以信字與喜字相連謂真實信之喜之也。○上節註言兄弟之情此節註言理之所有上節以情言聖人之心一於仁也此節以理言聖人之心一於誠也仁者隨發而見誠則純一不貳物來應之而已。○總註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勿止照說父母使舜完廩以下蓋告不得娶亦人倫之變而不告而娶亦不失天理之常也要知是繳

通章兩義

萬章曰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

可謂親愛之乎。庫音○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萬章疑放之之刑為尤輕。及孟子說封之也。更出意外。故有下文之問。○註殺殺其君也。因後仍有有苗來格之事故云然。至於殛鯀。仍當依書傳作拘囚困苦之為是。不必如朱註訓誅字。卽下在他人則誅之一誅字亦槩其大義云爾。不必泥也。○四罪猶云四者罪之。是活字。咸服服其用刑之當罪也。○仁人固如是乎。玩集註意。還是承有庠之人奚罪焉來。蒙引以為正所謂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帶下說與註不合。然當云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且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亦覺用法之不當較順。○仁人二字固重於弟二字亦不輕。仁人之於弟固自不同於他人矣。○藏匿其怒謂怒了却還放在心裏未忘。不是隱忍而友其人之說。宿懇

亦是有所怨而蓄於中。過後還在底意思。難道仁人於弟便無了怨怒。只是隨過便化。無藏宿而已。饒雙峯云。雖有怒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留之。說是蒙引以為雖可怒而不怒。雖可怨而不怨。直是無怨無怒也。雖說底好聽。然却像不怒焉不怨焉。不是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了。且聖人之心。除却父母不論其於兄弟也。亦難道便卽如此。况大文正以藏宿二字言其所以封之之心。何可忽過。○仁人之於弟也一段。雖是泛論。然卽說到舜身上不妨。○親則視如手足。同體之義。故亦當貴之。與我畧相等。方好愛。則情意周至。故亦當富之。使之得遂其欲。四字亦微有斟酌。存疑以為無分覺混。○天子匹夫都兼富貴不富貴說。不可只承了親之欲其貴一路。○故謂之放。要跟或者來說。不是說這樣便是放了。○豈得暴彼民哉。以上只釋或曰放焉之意。若說舜專為處置象之說。則雖非曰放。而寔為放矣。故於下着雖然二字。是轉語。言舜之所以使吏治其國者。其意却不為彼暴民之故。而故設此法。蓋

舜之所以待其弟者。原只欲常常而見之耳。仍將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作舜封象而使吏治其國。底正主意。將不得暴其民。作仁愛其弟之法之善處。以答或曰放焉之問。於上下文義似順。蒙引以為然。舜之意。別有在也。倒象舜專為處置其弟。而但其意別有在耳。且又使吏治其國。而不得暴彼之民。蓋只托常常而見。故源源而來之意。而行之。終不顯其迹也。着一托字。越說得聖人有權術智數矣。不知存疑何故。以為前人所未發。○舜自僉舉在位之時。已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則封象之時。安知非瞽瞍底豫之後。傲象悔過之時乎。或者當時即有友愛之弟。舜之所以封之者。亦不過如此也。○存疑云。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不及貢以政相連下。凡諸侯朝貢於天子。皆有政事。朝於京師。則述其所受之職。朝於方岳。則有協時日。正月同律度量衡。許多事。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言不待諸侯朝貢之期。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常得無事。頻見也。蒙引謂舜見諸侯。則釋其政事而見之。蓋

是朝貢之期也。今舜見象之頻。不待釋其政事而見之。此說似欠通。說得甚是。○雖然以下另一轉。不是釋或曰放焉之意。仍歸到親愛上去。故集註云。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總之萬章始終為一放字。孟子始終只說一封字。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始哉。安矣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及反。○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

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

盛德之士。註既云古語想所云者，即末節之意耳。而時人誤認為君不得以為臣父，不得以為子之說，遂並撰出舜南面而立云云一段話說，且謂可以為臣君父矣。此蓋時人誤引古語，參以不經之談而為之也。蒙引以為首句語云：與末句此語之語正同。說是至云盛德之士三句，是齊東野人所引者。又云：但齊人錯認作別說耳，却不是齊東野人。只是斥其非君子之言耳。不必以為實然也。○張南軒曰：堯老而命舜攝天子之事，是則堯獨為君，而舜則臣也。堯崩，舜率天下之臣民，以為堯三年喪，是猶以堯之事行於天下也。說得明，蓋言堯老則亦特老不治事耳。何嘗便不居天子之位。曰舜攝亦特攝之而已。畢竟命之攝及凡攝行之事，仍曰稟命於堯，亦何嘗便居天子之位乎。此是堯生前事。又引堯典及孔子之言，以堯死後事明之。總無臣堯之事也。○百姓畿內之百姓，四海則盡乎天下之人矣。曰如喪考妣者，畿內之民近而親，故有服曰過密八音者，天下之遠，微疎矣。故無服，但不作樂而已。三年二字，總管上下。玩下文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可見。○亦要曉得有服無服，也不是任百姓自便。這裏便有舜率之之意了。孔子之言，與此一聯下舜既為天子矣云云，不止單發明孔子之言，並堯典曰以下都在內。○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二句是孔子之言，下是孟子言之。○是二天子，還重在即死者以明生者之意，仍炤堯老而舜攝也一句，不必專在喪服上講。因孔子民無二王之言，可見天地間無有兩個天子。如是堯已遜位，而舜已為天子，則堯生前便不是天子了。不是天子，如何天子反帥之為之三年喪。既仍率天下諸侯以為三年喪，則舜分明是以臣繼君之禮，如子之繼父一般。

五子集卷之二十四

堯生前自然是天子而舜自然仍是臣也。若止說舜已久為天子及堯死。又率天下諸侯以為三年喪。則生前堯自仍是天子。却不是兩個天子了。蒙引以又帥天下諸侯為三年喪。是又以天子待堯為二天子。固未盡。即存疑云。所謂是二天子者。特以放勳徂落。天下為服三年喪。坐定是個天子而舜又為天子。是二個天子爾。亦不大明白。且無又帥二字意。○朱註何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不惟自誇。且不似不均之嘆。不如云俱是王事。豈獨我偏賢於此而專勞我也。賢字淺淺。只作能字義看。似順。○朱子曰。逆是前去追迎之意。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等得來方得。今人都是硬捉他來。便不是逆志。所謂逆者。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此是說讀書法。與此節逆志義。却無干。逆志只就兩不害看來。詩人寓言。各有其志之所存。我須將意思去迎他。要看他說話底志向。在那幾方。是不可認定他這句話。也不管他志向何如。我也無個

主意。只管混說向一邊去了。○是為得之得字。是說說詩之道。不止曰得詩人之志也。得字要活看。蓋亦有逆志而未必遽得者。○如以辭而已矣。直管到節末。都是如以辭而已矣。底樣子。○此一節且只在說詩上說。尚未實說。非臣父之正理。下節方明言之。○輔慶源曰。上既言讀詩之法。以破成丘蒙之惑。此又言尊親養親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已之理。夫舜既為天子。則瞽瞍實為天子之父。備享四海九州之養。而舜為尊親養親之至矣。故引下武之詩。以咏嘆之。以為如舜者。然後可謂能長言孝思而為天下法則者矣。豈有使其父北面而朝之理乎。說得極明。舜既為天子。則瞽瞍自為天子之父。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自享天下之養。則為天子者。自有尊養其親之道。豈有反臣其父之理耶。即下武之詩。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曰長言孝思。則無時而非孝思也。曰為天下後世法。可以為後人之法。則也。若已為天子而臣其父。孝思何在。還可以為天下後世之法否。必不然之理。

也通節只辨無臣父之理不比他處稱說舜之孝一般話說○孝子之至四句仍泛說爲天子父四句方說到舜身上淺說以身處貧賤及諸侯大夫等入講是貼莫大乎三字之義亦非如他處隨分自盡之說要善看○饒雙峯曰尊親養親雖是二事然尊與養相須養之至乃所以尊之也只重尊字說是然尊者其名也養者其實也養不特其口腹凡居處體統之間皆是養與養移氣之養字同看更與非臣父意合○集註曰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則敬字處自多端矣而往見乃其一事也要知○信而順之信字不是瞽瞍至此方信他乃是父子之間誠意所通表裡如一無所拂逆故曰信而順之○父不得而子原是父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只看書語瞽瞍允若全是從祇載齋粟而來此所謂父不得而子也○自普天之下至章末皆言子無臣父之說不臣堯之說首節已說明矣故末節只單言是爲父不得而子然知父不得而子之理則君不得而臣之說亦自了然矣不

必如蒙引瞽瞍實不善堯不可以並論之說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十反下同○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自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

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潮夫音扶

堯以天下與舜，人誰不知。蒙引云：萬章之問，只是下章不傳子之意耳。說得是不必深求。然孟子却據理言之，又是一番道理。所答非所問意也。○不能二字，只在道理上說。集註一私字，要看見得不容私相取與底，即有所與，亦出於至公無我道理上，該如此。猶之乎不能也。看章內意，只在方與時說，如神享民安之類，且未即如蒙引說到子之王莽終非其有處去。○天與之天字，自是說理。然此天字，却兼主宰氣數二義俱在內，只當以天字渾渾言之，為妥。若迂拘理字，難道舜之相堯，是一定有二十八載之理。○萬章雖愚，豈不知天之不言。曰：諄諄然命之者，緣孟子天與之之說，而詰其亦能諄諄然命之乎。非疑問之辭。○否，是無此理。以下方言其事，餘章亦倣此。○因舜之行與事示之天字當就舜身上看也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只是說舜有行與事，天便就他這行與事上，昭然露

出個與底意思來。堯便以會合天心而奉以行之而已。○存疑云：註曰：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愚謂其所以措之天下者，即其行之於身者也。以其出乎身者，加乎民也。本末之分耳。蒙引云：此皆事也。然莫不自身出行，固在其中矣。說得固是。然行事二字，亦須要分明。措諸天下者，固必本之於身，而行之於身，亦有未必即措之於天下者。如舜之一舉一動，語言進退之間，那不是行。故行字包得事字，事字包不得行字。○但以中庸動乎四體之義來參看，則示字自明。蓋即舜之一身及其所措之於天下者，俱顯然是個有天下底規模了。故曰：示。○天下便是天子底天下，只重此一句。下諸侯大夫伴說：○不能字，雖應上不能，然此節只對到天受民受處，以言其示之之意，見得示之之處，非人所能與也。○薦舜於天，只是引之在位。雖有與之以天下之意，而不敢自尊，但進之於天，以觀天意何如耳。當時舜之在位，雖是堯舉之，然方舉之時，堯之歷試諸艱，詢事考言，及觀內觀外等事，若無一不

是與天商量一般。稍有不當不敢與也。至舜之行事。一一皆上當天心。曆數自明明有在躬之意。這便是天因他行事。示以與之之意了。○暴之於民是教舜將行事顯暴於天下一件一件。都使百姓昭然曉得。實被其功無一不合於民心處。故曰民受。然此節且在薦之於天。暴之於民。上半截重。天受民受。且輕輕渾說。勿太說盡。似萬草不消問了。○使之主祭。使之主事。二字俱在攝行天子之祭與事上說。不是泛泛底祭與事。○百神享之。無人看見。但看舜之誠敬。無不可以格上天而妥鬼神。便是不必說到時和年豐處。百姓安之。如同律度量衡。四罪而天下咸服之類。皆是。○蒙引云。天受民受。其中俱有行有事。如使之主祭。其誠敬之心屬行。其所以處夫祭祀之品物。度數則屬事。如使之主事。其所以爲之主宰。根本之地者屬行。若夫綱紀文章。謹權審量之類。則屬事也。說亦可用。但要知兩使之是說堯薦之暴之也。主祭主事及享治。是說舜之行與事也。百神享之。百姓安之。是說天受之民

受之也。此節却重在使之主祭。使之主事。實落說出。以釋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意。與上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文氣不同。上是天與。此是說卽所薦所暴。以知天之與。天與人與。此處且兩開說。故曰云者只看。若百神不享。百姓不安。堯此時果能以天下與舜否。○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天字蒙引存疑。俱專主氣數說。謂與下章一例。愚意不然。通章天字。只是一個天。且聖賢亦無全憑氣數之理也。若曰天有心教舜。有二十八載之相。難道爲舜。却把堯底壽數也長了。大抵還是以行與事示之之意。舜之行事。固皆上當天心。顯然有與之天下之意。而且至二十八載之久。舜無行無事。不合天心。而二十八載之天。亦且無行無事。不示以與之之意。此時不特他人作不得主。卽堯亦自作不得主。故曰非人之所能爲。卽首節不能以天下與人。不能二字之義。故曰天也。如此說。似較正大明順。○朝覲謳歌訟獄俱之於舜。却是爲何。皆舜之行事致此。而天與之之意。至此竟明白決然而無

所二矣。故曰天也。似宜如此看。○舜已攝行天子之事，二十八載至此，何故又避蒙引云：古人崇禮讓，如三讓而進，似亦類繁。聖人以天位之維艱，而誠心遜避，有如此難，以時人意度推測。又云：必待三年之喪畢者，前此百官聽於冢宰故也。俱得尚論之法。○朝覲，只是諸侯不釋於舜，且既承堯之命而遜有天下矣。舜雖避而諸侯自應朝也。在舜非僞，在諸侯非諛，皆天也。勿泥朝覲字義，只是俱去朝見舜便了。○獄不決而訟之者，凡兩造未決者曰訟，既決者曰獄。又訟屬下，獄屬上。凡有訟於官，則為獄也。想只是一凡士師刑罰之事，仍去決於舜耳，非天子親受民辭也。○蒙引云：非至舜前面謳歌也。只是朝野間歌咏舜之德耳。說有理。○夫然後三字，雖是說舜之謙德，然却仍是說天與之意。天與如此，夫然後之中國云云也。天子豈能以天下與人哉。○而居堯之宮而字，上要補不然二字之義。○末節又將民與併入天與，見得民心皆是天意，不是正說天與，却歸併到民與。蒙引云：此之謂也。謂大

誓此言，即吾所謂舜為人所歸者，即為天所與之意。又云：再申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之意，以結上文。俱說得甚好。要細看朝覲訟獄謳歌，那不是人，然却皆是天。且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已結住了。至舜相堯以下，却又說人與皆天。因上文說天與之中間，却天人平說。至此却又將人說到天上，總是歸結了一個天與之之意也。莫要看亂了。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川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

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並○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去聲○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至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相王皆去聲 艾音又○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

至於禹三字，從堯舜說來，德衰便指傳子說，只言其德，不若前聖之意耳。○此章天字，雖即上章天字，然此章專主氣數而言，雖氣數亦是理，却是理之推遷，而厚薄長短之不同處，故集註於下節亦云：以理言之，謂之天也。但要曉得上章是說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皆天之所生，故雖兼氣數言，而主理意多。此章是說聖人奉行天命，故雖亦主理說，而氣數意居多。究之氣數之

厚薄長短，亦理之自然如此，而非天之有心於其間也。聖人奉天而行，亦豈容有私意於其間哉。○大抵天下公器也，惟有德者可以居之。堯之時有舜，舜之時有禹，而復值其子之不肖，以理揆之，只有傳賢一法，可以無弊。三代而後，其子可以繼世業，而聖賢之在下位者，又極力輔相，以成就其德，是天之氣數一轉而至於傳子，不可易矣。這裏面運氣誠亦不能無厚薄長短，然總之皆天也。○上與賢與子屬天下，與賢與子屬聖人。淺說云：天欲與賢也，則聽天以與賢。堯舜何嘗容心於其間，而欲假此以要萬世之名哉。天欲與子也，則聽天以與子。禹何嘗容心於其間，而欲執此以爲一己之利哉。便說得伶俐。○蒙引云：天與賢云云，二句一章之大旨也。昔者舜薦禹於天，至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是言天與賢之事。禹薦益於天，至吾君之子也，是言天與子之事。其下條丹朱之不肖，至施澤於民久，是言天之所以與賢者也。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至施澤於民未久，是言天之所以與子者。

也。蓋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也。說得段落分明。○舜禹之避。原有女陟帝位。女終陟元后之說。當堯舜生前。已明明將天位揖遜了。至禹未聞有此說。而益之避之者何。想當時禹崩。三年喪畢。定策而立啓以爲君。亦皆益之所爲。但既有新君。將已前傳賢一案。一旦翻却。益亦自有可避之理。如伊尹復政厥辟之事耳。俱非從天下起見也。不然。禹生前未授以天下。而啓又賢。正可輔之以致治。何以避爲。如曰舜禹避之。而我亦避之。效其所爲。甚覺無味。且啓賢明之君。豈遽無慰留之辭耶。大抵禹生前卽有與子之意。卽益亦必與謀。至三年喪畢。決意復政而去耳。而世相傳以爲避禹之子也。然仔細看來。却亦是避。○不言禹之傳子。只就民歸上說。以見天與子之意者。在禹當時特無女陟帝位及卜不習吉之言。然亦未必有如後世青宮建儲之說也。其啓之立。斷是益於三年之中。決策定命而立之。而天下亦相與歸之耳。明明一個賢君。舍此何之。覺得堯舜反是欲傳子而不能者。

故曰天也。○兩節雖與賢與子平對。然只重在與子。其與賢一路相伴形說。○啓賢一讀。賢以德言。能敬以承繼禹之道。是其德之見於事者。存疑說非是。○自丹朱之不肖。至施澤於民未久。一氣直叙。而以舜禹益相去久遠二句緊接。直趕到皆天也方住。上截只就他所處之不同上說。勿遽露正義。卽天字亦勿說到天要有心如此。此皆理數之自然。而不容人爲者。故以歸之天。若說天意要如此。則亦私意而非天矣。莫之爲而爲四句。大文自明。○只看舜禹益相去若不久遠。其子或皆賢。或皆不肖。便有人力可以用得。只前後如此不同。便知非人力所爲。豈不是天。○蒙引云。舜禹益相去久遠。兼歷年少二義。如其子之賢不肖。例謂歷年久遠之相去也。又云。與世之相後意無干。俱說得是。○朱子曰。天如君。命如命令。君命人去。做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輔慶源曰。天則天理之本體。命則天理之命於人者。陳北溪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分別。爲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

此而反之。非人所爲。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至。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致。便是命。其日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義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之。謂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後見。俱說得。是天是理數之自然者。命是理數之着落物事。而一定者。天字活。命字實。天字合。始終彼此。命字只就人物稟受上說。如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是天。而其中久者不能不久。未久者必不能久。賢者便一定是賢。不肖者便一定是不肖。便是命了。存疑以天自本體言。命自造化言。看來還不是。○與賢之天。一轉而爲與子之天。則三代以後。皆是與子。匹夫而有天下。二節只承與子之天說。不必說益之德。不如舜禹。亦不必說堯舜之子。未必如桀紂。集註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正皆推明天與子則與子之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仍從趙氏說。但要說在湯崩之前。不是湯崩後。又有二年四年也。太甲桐宮居憂。便是居湯之憂。如今人承重之孫。居祖之喪也。不是居仲

壬之憂。若依程子註。爲二歲四歲差長之說。蒙引辨之詳矣。舍嫡孫而立仲庶。恐無此理。若云非以其差長而立之。則二歲四歲。似亦不必言。朱子既云未知孰是。大抵只從其文義之順當者而言之。便了。○蒙引云伊尹放之於桐者。蓋借天子諒陰百官聽於冢宰之義。非顯然放之也。亦要知。○悔過者。悔從前之過也。自怨者。自此以後。怨已之多過。自艾者。創治其過。欲復於無過也。仁以心言。故曰處。義以事言。故曰遷。處仁者。心一於仁。遷義者。事事求合於義。○淺說云。三年之間。惟伊尹之訓是聽也。說得好。不是待三年後。方聽伊尹之訓。○只看太甲。卽放之於桐。他却悔過而處仁。遷義。將如何處之。這一段轉移化導。雖伊尹之能。然其實便是天了。○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只承其子之賢來。不必炤顧施澤於民之久不久。○益伊尹周公仲尼不有天下。俱自後人論之如此。在當時聖人。俱無有天下之心也。最要知。○蒙引云。註云。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至周公則曰。此復言周公所

以不有天下之意。一用事字。本文云云。有實事也。一用意字。本文只舉大意。無實事也。可見集註之精密處。○其義一也。謂一於奉天命而已。以禪繼二義。總歸一義字。即前與賢與子。總歸一天字之意。義字。只訓道理之宜。然不必說裁度事理之宜。此處既皆是天。聖人惟奉而行之耳。不費裁度也。蒙引云。其義一也。亦有兩說。皆天命也。只以天命為義。一說皆奉天命也。又以奉天命為義。大抵加奉字為長。義者事之宜也。自有事實在大。註雖有皆天命也之句。然其下更有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一句。無私意於其間。便是奉天命矣。說甚是。○孔子之言原禪繼平說。孟子引來。却重在夏后殷周之繼。同於唐虞之禪耳。以萬章之問。專在禹之傳子也。○只論夏事耳。而並及殷周。正見自堯舜而後之天。使都是與子。又不獨禹一人然也。只看三代而後。還能與賢否。此自是天之理數。自然如此。聖人何私。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

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猷訖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音高反又戶駟反○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猷訖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輔慶源曰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義理之學汲汲然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其富貴利達雖枉已辱身有所不顧故設爲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說是然不獨此章爲然凡詭於道義之正而托於古聖賢以自鳴其私者皆是也○陳新安曰詩如康衢之謠舜皋之歌之類書如二典三謨是也此蓋因集註誦詩讀書而實之如此然朱子當時原亦只爲堯舜既往其道果何在不過詩書而已書字二典三謨盡之故曰是也詩則所云詩言志者當時詩歌想亦多矣故曰之類新安語亦精密○樂字中便有已得於中而涵咏不已之意故註以欣慕愛樂四字明之並所知行皆有也惟所樂在此故非道非義自然不足以亂所守下兩段是所樂之可見者未便卽是樂處○朱子曰道義兼體用而言也饒雙峯曰孟子說義必說道如配義與道皆是此義亘古窮今只一個道義是隨時處事之權要兩下看旣揆以義又揆以道方可處事有合一時之宜及揆以古道則有不合處道是體義是

用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以事言則得其宜以理言則得其正然後爲盡善故兩言之說最好○無大貼祿之以天下云云段無細貼一介云云段兩下開說一是不昧於其大一是不忽於其細方見尹守道之嚴析義之精不必如龜山惟能一介不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云云作以下段推原上段也天下固有嚴於一介而於天下千駟却亂其守者亦有矯情於天下千駟而簞食豆羹見於色者且一介不取人猶易至一介亦不與人更難總是於道義見之真守之固無一毫差錯處耳朱子曰一介千駟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說最是○存疑云伊尹耕於有莘一條卽其窮居之所守以見其無割烹之事也要知○伊尹自耕莘時堯舜君民之心固已了然胸中其抱負原大然而却湯之聘者湯在當時雖爲賢諸侯然或恐其未足以大有爲而行吾之道也至三使往聘則求賢之意極其誠而可與有爲

矣故幡然而改。固不可說伊尹前後是兩截人。以却聘爲石隱。亦不可如蒙引以爲觀湯意之誠否也。謂幡然改爲鑿其誠則可。謂翬翬然爲故觀其誠否。恐聖賢不若後世之士。粧模作樣也。○由是是字。卽指處猷畝之中說。正借此窮居之時。世務不攪。優然自得。可以深入堯舜之域。而直探其淵源也。此是尹與堯舜之道。在身心性命上合拍處。若吾身親見。則在事業上說了也。此是體下親見。是用不可說。此是虛。下親見是實。此樂正其實處。要知。○幡然訓變訓動。乃是一轉念間耳。非全與昔日之心相背也。卽豈若二字。亦是說總一樂堯舜之道耳。若是親見。當更是好。如云既如此。豈若又如此也。不是便說這般。不如那般。尹若無猷畝樂道本領。如何做出堯舜君民事業來。○修德行仁。便是堯舜之君。明倫向化。便是堯舜之民。○存疑云。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頂上二句說。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便是吾身親見其道之行也。說是。○朱子曰。或謂饑食渴飲。耕田鑿井。便是樂堯舜之

道。此皆不實。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這個便是真堯舜。却不是泛說底道。是堯舜之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個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說極是。可細玩。○上節方是就出處上說。此節竟將天意說出。以見其責不容已之意。卽明明德新民之實學也。此意自猷畝樂道時已有。但彼時具其理。此則欲直見諸事爾。○朱子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事也。其所以當孝。所以當弟。理也。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道理。皆是知之之事。及至自悟。則又自有個見解處。說知覺二字極明。○又云。中央兩個覺字。皆訓喚醒他。是我喚醒他。輔慶源曰。知淺而覺深。知有界限。覺無偏全。程子云。譬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搖撼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已覺也。元無欠少。而亦未嘗有增加。適一般耳。此說得覺字極爲全備。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此解非予覺之而誰也。一句。蓋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須新民到

此地位自然住不得。假使不得位與時。亦須如孔子孟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皆是不容已者。說得好。○不曰不知不覺。而曰後知後覺。可見知覺之理。人所自具。特覺之有先後云爾。既有先後。則覺之自是前者之責。道理是如此。故曰天使之。○知覺俱在道理上說。以知聖賢之於天下。雖教養相須而行。然主意只在明倫理。正人心。以致世於治平。非徒以恩惠法制苟且以飾治而已。養正所以成其教也。下堯舜之澤澤字。卽如此看。○斯道便是堯舜之道。然堯舜之道。却是人人同得。天下可共由者。故曰以斯道覺斯民。亦猶中庸以人治人之意。○思字。自天下之民。直管到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乃孟子就伊尹之言。而推其意如此。便從先覺二字說來。既曰非予覺之。而誰則不被其澤者。非已推而內之誰也。故曰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蒙引云。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言其志在天下。而不存一身之富貴。故知其必無割烹要湯之事也。自湯使人以幣聘之。至此節。同是此一意。說得是緊要。看一

故字。惟其自任之責如此。所以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當時尹之一身。直任天下之重。其出處原自不輕。豈有割烹要湯之事乎。只顧章義說。不必爲伊尹鋪張。○就湯就字內。有湯聘之而方就之之意。要知。○救民亦跟知覺來。不止恩惠。○存疑云。自湯使人以幣聘之。至况辱已以正天下。是舉尹從湯之始末。以闢其無割烹要湯之事也。說是。○枉已。只是自己不正。如枉道求合之類。是也。辱已。則淪於畢汙苟賤矣。正人。方是對已之人。一二人亦人也。千百人亦人也。至正天下。則盡乎人。而其事大矣。故曰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聖人之行不同。雖兼衆聖人說。然衆聖人意不重。只重此一聖人。不同於衆聖人上。是呼起潔其身句。不是較量聖人。○蒙引云。有四個或字。當作四件。遠近。以未仕而方出仕者言。去不去。以既仕於其國者言。莫依先儒併而爲二說。又云。歸要歸也。若曰。可近則近。不可近則遠。遁耳。何一有輕身以謀利也。可以止則止。不可止則決去耳。何必吝情以去雷也。此皆

以聖人言。聖人泛指。但說得是。然雖說四件。意却倒重近與不去一邊說。蓋遠與去之潔身易見。而近與不去之潔身難知也。○要歸如云總路一般。不潔身二字與首節照是說後來事。即其遠近去不去之間。總要於潔其身也。歸字即對不同說。出處去就不同。而潔其身則同也。○林氏註。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朱子亦云。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說俱好。要字原非實話。陳新安曰。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伊尹所以要湯在堯舜之道。而非割烹也。其實伊尹未嘗要求於湯。說是。○蒙引云。註云孟子引此以証伐夏救民之事也。究其所以。則從自任天下之重上來。所以於上文有關屬。蓋伊尹之抱負如此。勛業如此。割烹要湯。必無是事也。輔氏一說甚好。曰此伊尹所自言。於此可見其任重之意。則不肯枉道自汙以要君必矣。說自甚好。然伊訓曰三字。勿放過。見得他伐夏救民之事。見於書之可信者如此。彼割烹要湯之說。胡為乎來哉。即對章首人

有言三字說似更好。○天誅造攻自牧官二句。當依書傳。造可攻之罪者。自桀之牧官。而朕則始其事於亳都也。始字就修德行仁說。造攻自牧官。見桀有可伐之罪。朕載自亳。見商非有利天下之心。朱註不甚明。但牧官小註以為桀官未詳。俟再攻。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餘反好去聲○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於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雝如字又音驪○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聲○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喜於造言生事之人。只是本無此事。却平空撰出一段話來。竟若有此事一

般天下此等人極多。此等言語亦極易傳信。蓋可以誣聖賢而便己之私也。
 ○於衛實主顏讎由則無主癰疽之事可知矣。况顏讎由又是賢者。彌子與
 子路既關姻親。又且以衛卿餌孔子。此等機會。正他人所邁之而不得者。孔
 子且直以有命拒之。益可知其無主癰疽之事。○有命。即指衛卿之得與不
 得說。○孔子進以禮退以義以下。是孟子又即有命二字而推言之。進退指
 平日去就而言。得不得以目前爵祿言。退自是不得了。進字內。却亦兼得不
 得兩義。即進亦或有不得也。不必如諸說。即以得字貼進字。以不得貼退字。
 淺說云。夫孔子平日。凡有進也。必從容遜順而進以禮。不易於進也。凡有退
 也。必果決剛斷而退以義。不難於退也。禮義在我者也。吾惟盡其在我者而
 已。至於爵位之得與。則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吾何心於得哉。爵位之不得
 與。則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吾何恤於不得哉。說得明白。○朱子三揖而進
 一辭而退二句。是泛說禮文進退之節。以明其意。非實訓進以禮退以義之

義也。至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剛決果斷。方說到孔子身上。○徐氏註在
 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二句。要看得之不得。曰有命。便在
 進禮退義之時。說見得我惟自盡其道而已。至於後來之得不得。一任之命
 不必計也。不是說到得不得時。却總曰有命。蓋付之於命。是全不在得不得
 畱心了。○蒙引云。若主癰疽。則是當退以義。而不以義退。是無義也。命之不
 得。而不受命焉。是無命也。此處只消用義字。非是言義以該禮也。新安陳氏
 二說俱牽強。蓋進以禮。無進安用禮。故未註無明訓。說是禮字雍容和平。義
 字剛決斷制於主癰疽時。全要剛決斷制。用不得雍容和平也。○不悅於魯
 衛者。不悅於魯。而適衛。又不悅於衛。而他適也。○存疑云。小註謂宋王者之
 後。官制倣於天子。故有司馬司城。竊恐未然。孔子為魯司寇。司空。然則魯之
 官制。亦倣天子耶。說有理。大抵此等俱不必深拘。○蒙引云。主於司城。貞子
 一句。是史記文上帶孔子至陳一句。不可謂是集註引起下文之句也。但貞

是宋大夫。今乃云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實可疑耳。蓋此說有二。一說孔子去宋適陳。臨去時。主於司城貞子也。一說史記誤以司城貞子為陳人。亦未可知也。存疑云。司城貞子。註既云宋大夫。下却云至陳。主於司城貞子。似又以貞子為陳人。何也。邵二泉簡端錄云。貞子時為陳侯周臣也。臣云者。云其非癰疽侍人之倫也。或謂臣孔子為之。攷之論語。孔子無與陳侯語者。他國未嘗臣。而獨臣陳也哉。愚按二泉此說有理。新安陳氏謂以文勢觀。似是臨去宋時。主於司城貞子。適陳為陳侯臣。則與史記不合。蒙引謂一說史記以司城貞子為陳人。正為集註不可通。而為此說耳。今當斷依二泉之說。則自不待致疑於史記。而集註之說可通矣。說得有據。姑從之。大抵只因朱註亦宋大夫之賢者也。一句故不能無疑至此耳。不知宋大夫之賢者。朱子何所考。即邵二泉之說。亦宜云宋之司城貞子。時為陳侯周者之臣耳。闕之以俟問。○此節只重是時孔子當阨句。見患難之時。尚不苟於所主。况其無

事之時乎。○末節又以觀人之法。以言孔子必無主癰疽侍人之事。觀近臣。不是本國之人。觀之。乃自我國而觀彼國之近臣也。遠臣必擇主。只看何等。人主於其家。則其人可知矣。然此句是伴說。只重在觀遠臣。以其所主句。○所為主。與所主。雖只是一套事。然有不知近臣之賢否者。以所為主觀之。有不知遠臣之賢否者。以所主觀之。却有兩般看法。○近臣遠臣。俱兼君子。小人說。方於末二句有味。○孔子若主癰疽與侍人。則以君子而主於小人矣。大聖人必不至此。不必說則亦小人而已。何以為孔子也。○癰疽侍人中。亦未必無賢者。然以其近君而狎。君子猶且嚴之。則出處之義大矣哉。一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汗也。可謂智乎。不

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嚮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去聲

以要秦穆公。據彼好事之言。只是得五羊之皮。而爲人飯牛。五羊之皮。卽嚮之直也。以此而資身秦國。使穆公知其賢而用之耳。卽莊周所謂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是也。蒙引前一說不通。○百里奚。虞人一節。正是說奚非卽入秦。當時在虞國事實如此。存疑云。是先該百里奚之出處。然後卽其事而斷之。說是。○百里奚不諫。要先補了宮之奇諫而不用。以其族行一段話說。○淺說云。夫百里奚入秦取相之由。已無所據矣。姑以所聞大槩而推論其理。斷其必無自嚮要君之事也。說得甚活甚好。○末節只辨自嚮飯牛之事。爲所必無。智字賢字。亦只據事而爲飯牛之說。置辨而已。於虞之諫不諫。忠不忠。不必深論也。蒙引云。大抵百里奚亦只是春秋之智士。其

所謂賢亦猶孔子稱管仲如其仁耳。所謂姑取一節者。固未暇計其諫之是非也。說是。○蒙引云。自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至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凡四段。當以首一段爲主。下三段皆以推明乎此意。又云。百里奚至秦時年已七十。非少年未經事者比。乃不智而爲此事乎。以吾觀之。其不諫虞公者。知其不可諫也。智也。非徒不諫。必先去之。是知虞公之必亡也。智也。去而入秦。又知穆公之可與有爲也。亦智也。其智如此。則知其食牛干主之爲汗。而不爲也。必矣。說好。然首一段是就事而反言之。下三段却是正言。猶云年已七十。尚不知食牛干主之爲汗。尚可謂之智者乎。然百里奚自去虞入秦以來。一節一節都是智。豈獨於此而不智耶。似更好。○食牛干。秦穆公要說得顯然。汗下不待智者而知之之意。與下鄉黨自好者不爲。俱一例。說方得因事而追論其有無之意。○因智又說他賢。因他賢亦說到無飯牛干主之事。智賢不平對末兩段亦重在末一段。上一段斷中之

案也賢字只淺淺在才識成就事功上說。○百里奚之智亦只在燭機審會不冒昧以從事上說。乃即其燭事之明而知其於理之顯然者亦必知之也。○智以審事言。在知上說。賢以爲人言。在行上說。故集註於智處言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於賢處則云必不肯自嚮以成其君也。蒙引亦云言奚之智有如此者必知自嚮以爲非矣。其賢又如此則必不肯爲自嚮之事矣。智以所知言。賢以所爲言。說極是。○奚有如此之智。如此之賢。當時乘機遘會自然另有舉動。豈有於他事皆智皆賢而於食牛之汙反不知者。此孟子爲奚辨一篇主意。○自舜往於田以下至此皆天理人心最大關係處。故不可不以不辨不止爲古聖人別白心事也。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

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

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漸先歷反○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蒙引云。聲色說得廣。不止女色與淫聲。如奢麗侈靡之物。亦惡色。又如惡聲。至必反之。豈必皆指淫聲。又云。此下一節密一節。俱說得是。然亦要曉得當時惡色淫聲。比比有之。伯夷只是遠避之而已。○橫政所出。如朝廷官府皆

是出政之所。此處原是肆虐之原。最不堪處。○不忍居。是不能忍而居之。如
不忍聞見之類。乃不耐於此。是痛恨意。非憐惜意。○當紂之時。二句承上說
來。惟其舉世無可與處。故居北海而待天下之清。曰居北海之濱。正是他惡
惡一段。下落歸結。較治進亂退。更嚴而峻矣。蒙引以爲另作兩句說。爲文理
重複。似不然。○風只是他行徑光景。不可滅沒。而傳播於天下後世者。聞亦
只是聽底說。這等不必深說。聞風而卽足以興起人者。以他所行。亦俱從至
性中流出。却又奇特極至。人當沉錮中。聞此行事。最易起發人之心志。陳新
安曰。凡言聞其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其流風餘韻。足以聳動後世者也。
伊尹道行於當時。有功業可見。不待以風言。夷惠道不行於當時。無功業可
見。而其制行之高。足使後世想慕其餘風而興起。所以以風言說風字甚好。
但此處聞風二字。無後篇百世之下等語。當兼天下後世說爲渾。○無知覺
不止如蒙引貪昧嗜利。凡冒昧行事。無所擇守。及同流合汙。無所辨別。皆是

正與廉反。廉有分辨。無知覺。便無分辨。頑以知言。懦以力言。亦有知行之分。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尹之言也。治亦進二句。則其所行如此也。曰天之生
此民。至覺此民也。亦尹之言。却是治亦進亂亦進之主意思。天下之民以下。
則孟子推言之。亦一節緊一節說。方好。○由由然不忍去。乃自人觀之如此。
看一然字。便見不是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之意也。蓋柳下惠乃不恭者。○
鄙夫。只是卑陋窄狹。不能容人。薄夫。却是輕露揚詡。苛刻從事之類。鄙是柔
惡。薄是剛惡。寬者。知效包容之度。敦者。知存長厚之體。○蒙引云。遲遲吾行。
蓋因子路趨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夫子言此以曉之。非在路上遲遲也。遲
遲其行。正待微罪而後行也。說得是。此是在魯國而方有去志時說。若去魯
則不脫冕而行也。○註以見二字。要看。乃卽此二事之不同。便見聖人之不
膠於一轍。而隨處當其可之意。非以此二事便盡了聖人之仕止久速也。並
他事。及無事而有其理者。俱可意會。○存疑云。孔子可以速而速。去之速也。

可以久而久去之遲也。可以處而處去而處也。可以仕而仕不去也。處去只
 一去一不去。久速都在去上。亦要知。○仕止久速四件合看。則孔子不拘於
 一。而可若是則若是也。就一件上看。則孔子於此。却又極當其可。而無所遺
 議也。可以二字兼此兩義說。方好。張南軒以而字易。則字之說不必用。○仕
 止久速。乃其行之大者。且是就仕止久速上觀聖人。因聖人之德不可見。而
 就是以觀之云爾。仕止久速。亦是借字。不可泥煞。○張子註。勉而清。非聖人
 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要看不思不勉
 四字。又要看至焉二字。思勉非聖人。不思勉而不至焉。亦非聖人。故孔子不
 必論矣。即三子亦是在天理上安然行之。無稍勉強。湊泊欠缺之處。故皆以
 為聖耳。聖字只如此訓。到清任和與時字。則有優劣之分矣。朱子曰。聖只是
 做到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非中之謂也。又曰。却是天理中流
 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渣滓。又曰。三子是資稟如此。皆說得好。蓋

三子初間。原是任其資稟之偏。一向做去。然皆在天理上。無人欲以禱之。及
 做到純熟處。亦並不着意以為之。而自然事事物物。都在那一路上了。無事
 不然。無時不然。所以謂之造其極也。論其理。只是清任和之極處。謂之聖。而
 此處與孔子並論。却就其成就處說。他皆是聖人。但謂之聖人之清任和者
 而已。猶言得其聖人之清任和相似。看者字義如此。○清任和。只是一於清
 任和。使三子易地。亦便有不能不思勉而造於其極處。况全備乎。○程子曰。
 終是任底意思在。說伊尹最好。不然。孔子周流列國。其明道濟時之心。難道
 不以天下為己任也。然濟時之心。善道之意。却並行不悖。若夫問陳而去。歸
 女樂而行。使尹當此時。必有一番話說。不能如孔子之脫然而去也。只看何
 事非若。何使非民。孔子雖急於救世。亦必不如此說。○時字雖在事上說。然
 離却心字不得。集註云。時出之。加一出字。便是從聖人至德中會解出來。不
 是只在事上發付也。時出自兼三子說。天下事體。清任和三路。亦大段盡了。

且此章自三子說到孔子不妨如此說。但要知是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乃聖人性地上。自然兼得三子。非在事上兼了這聖。又兼那聖也。聖之時是時乎清也。則清。時乎任也。則任。時乎和也。則和。且又時乎清也。而未嘗不和。時乎和也。而未嘗不清。時乎任也。而未嘗不清。不和。總是道全德備。無之不各當其可。而非若三子之膠於一域也。○聖聖不同。說個聖之時。則孔子之聖。非猶夫三子之聖矣。故下以樂與射發明之。見得孔子之聖。是如此非凡言聖人者所可幾也。正從同是聖人而言其聖之所以不同處。不可說聖是一樣。但多了智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兩力也。其中非兩力也。中夫

朱子曰。孔子集大成。無所不該。非特兼三子之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

特是兼其所長。說得好。要知集大成三字。是說樂。孔子之謂云者。猶云孔子聖之時。就如所謂樂之集大成一般。以下通節。只就樂說。到末四句。方以智聖二字言其理。正應之謂二字。不是便說道理如何是大成。孔子却又如何以集之也。集註以三子伴孔子說。皆就譬喻上。明其理如此耳。最要知。○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不是孔子有心集之。乃道德渾全。三子之行。總不出其範圍。以此聖之行。求之孔子也有。以彼聖之行。求之孔子也有。便如樂總然。叫就是個樂。然其間眾音各為一音。到作樂時。則眾音具備。總為樂之一成。這段比喻話說。他聖承當不起。惟於孔子便說得。故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不是說成了個樂。大成者。眾音至此俱終也。就一音言之。也是個成。然却說不得大成。唯眾音合作並奏。到得終時。一齊俱終。無少欠缺。方是一終。若再作。則又從頭起了。這豈不是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朱註。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此是論樂理。於此

節義不甚重。此處只重聲振二字。聲振皆作活字用。集註訓宣訓收。如云宣之收之也。凡樂皆有聲。然却有以聲之者。有金以聲之。而樂始作。樂必有振。然却有以振之者。有玉以振之。而樂則止。見得集大成。非無首無尾。一槩糊突都有而已也。此句只重聲振二字。在金玉上說。下四句却重講條理二字。方有次第而不相犯。○始條理。終條理。始終二字。亦作活字用。註所謂始之終之也。條理雖亦各自爲始終。然不有所以始之終之者。却從何而始終。金聲便是始。那條理底。玉振之便是終。那條理底。但看金以聲之。而衆音便以之俱起。玉以振之。而衆音便以之俱終。其間一音一音。更唱迭和。無所不具。然却自此而始之。自此而終之。非能自爲始終也。○條如物之有條。是一件一件各爲其條。如絲是一條。竹是一條。匏土革木各爲一條。理如物之有理。件件又各自爲理。絲有絲之理。不亂於竹。竹有竹之理。不亂於絲。匏土革木亦各有理。而不相亂也。集註猶言脈絡。乃指一音之自始至終。脈理聯絡不

斷而成一音處說。非指衆音之脈絡相通處說。至下註脈絡貫通。却是從始終之間說。方說得彼此貫通。此處條理二字。正說小成。要得伶俐。○朱註二者之間。脈絡貫通。則自始以至於終。中間道理全備。無些微不足。方是集小成而爲大成也。不可只說了兩頭。忘却中間。○末四句。方就樂漸漸說到聖人。兩事字猶云這一類底事也。在聖人爲智聖。在樂爲始條理。終條理。聖人之智聖難言。只就始條理看。這便屬智之事。就終條理看。這便屬聖之事。非謂樂之中有智聖。要知。○旣明說智聖二字。不妨便說道理。註云。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便是明說了。知無不盡者。乃聖人生知之極。於性命之理。天下之故。無一不透徹完全。總有道理到面前。便八面玲瓏。其當然所以然。以及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之致。無不了然於胸中。故曰。知無不盡。德無不全者。乃聖人安行之至。於凡身心性命之道。俱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這一般也。造其極。那一般也。造其極。無半上落下之理。

亦無舉此遺彼之失。故曰德無不全也。○此處智聖亦只且兩兩開說。見孔子為聖智兼全。至下節以射明之。方側重智字。○聖之事聖字。乃聖之時聖字。亦與上聖之清等聖字不同。是就終條理說。若三子之聖。則條理而已矣。非終條理也。故此節雖以三子伴說。然聖字只指孔子。不關三子也。○蒙引云。智者。知之所及。謂知之所到處也。聖者。德之所就。謂行之結果成就處也。智與聖。是知行之已成名目。知與行。却是用工名目。說是。然要曉得。只是說孔子聖之時而已。若張南軒以為言學者之序。却不是。○蒙引又云。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此如象音之各自為始終者耳。既云偏。便只是一音。不是三子之小成者。亦有始終條理也。亦要知。○因上文說孔子聖智兼全。恐人不知說三子。亦是聖人。豈即不智。故於此節。即射之巧力。上又分了個至與中言之。蓋始終條理。隱微難見。說到時中不時中處。則巧力顯然。三子自不能與孔子同而語矣。故註曰。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

二字之義。○存疑云。細看二條。孔子之謂集大成條。是說孔子之兼全眾理。智譬則巧一條。是推孔子之所以兼全眾理處。註自明白。說得是。○蒙引云。此一條亦主孔子言。蓋此聖智。即上文之聖智。若以上文聖智。亦兼三子。則三子安得有始終條理。特一音自為始終。與本文始終自不同也。故斷通主孔子說。而三子之不得為全者。自見於言外。說極是。本文只說了個其中非爾力也。不曾說不中。集註於上條及此條。皆以三子相伴形說。以上條理二字。及此節其至爾力二句。為涉於三子。恐人不醒。故如此明言之耳。其實兩節。只是贊孔子。而三子之不足自見也。且兩爾字。乃語辭。非指三子。如云其至處是力。其中處却不是力。却是巧也。亦不明言巧者。中處亦用力。不全是巧。然却不是力之所能為。但就其力而非力者。以明其同為聖人。而聖却不。同之意而已。○總註。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乎眾理。一段。是說自章首。至集大成一節意。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

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是說末節意。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又總說歸結聖之時上。○小註云。夫子所以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始焉知之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未盡。故其後雖行之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非終條理者未到。以其始條理者已差矣。說得明。然要知孔子知之之深。不是有心好學者之求知。乃自然生知而無遺也。且始終二字。亦不必過泥。謂必知了然後去行。譬如巧力。豈有先巧而後力者乎。只就其由知而厝諸行。以為始終云耳。其實孔子知行並至者也。若三子之智聖。則有先後之可言矣。○三子豈便無智。但其知之偏耳。如他清之極。却緣他當初只見得清一邊。和之極。却緣他當初只見得和一邊。故其措之於行。一概從清和行到底也。唯任亦然。這便是力有餘而巧不足處。朱子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

說甚明白。○其至如仕止久速。行之造其極。其中則仕止久速。行之各當其可。○同一聖人。特言其不同。又言其所以不同。既使人願慕而向往之。又使人知入手得失之處。此孟子願學孔子。最深微得力者也。非止於優劣聖賢而已。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惡去聲。去上聲。○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食音嗣

班列也。是條列定制。永為遵守底。北宮錡亦見當時爵祿。迄無定制。故問當周室之初。所列底定制。却是如何。亦善問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正是其詳不可得。而聞底緣故。此諸侯指後來王室日卑時之諸侯言。籍便是列爵祿底典籍。亦頒自王朝。而存於侯國者。如今賦役等書是也。當時天子不過存其大綱。其詳悉條目。俱是存於侯國。所謂巡守述職者。正以考核其同異得失之數也。此時天子既不能自專。而諸侯得以妄自行之。故能去其籍。○皆字。即指爵與祿言。註兼并貼祿字。僭竊貼爵字。兼并如五十里。

而百里。百里而數千里。是也。僭竊如子男。而僭稱公侯。公侯而僭稱王。是也。蒙引云。已之所為兼并。則班祿之制有妨矣。已之所為僭竊。則班爵之制有妨矣。然兼并則僭竊二者勢實相因。輔氏謂兼并則國日大。僭竊則祿日侈。國與祿似未切。祿字恐誤。淺說云。蓋其詳載於典籍。當今諸侯所為僭竊。惡班爵之制。有害於已。而去其籍之載。夫班爵者。說得明白。○既曰畧。則下文皆以大畧言之。於已。而去其籍之載。夫班祿者。說得明白。○趙氏曰。統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耳。其與王制同異處。不必回護。○趙氏曰。統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為為德者。公也。斥埃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足以長人者。伯也。其德足以養人者。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男也。出命足以正眾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知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大者。士也。雖非章義所重。然字義亦要知。但公以無為為德。有在王朝者。有在其國者。在王朝者。天子之三公是也。在其國者。公侯皆方百里是也。

入而為三公出而為國君也。此處公字是指班爵之通於天下者言。只就在其國者說。○存疑云五等通於天下專自為君者言。上自天子下至子男附庸皆是為君者。六等通於國中合君臣而言。自天子之國下至附庸皆有君卿大夫上中下士也。故六等通於國中是兼王朝與侯國言。說得明悉。但愚意不兼附庸說。只自子男便住為妥。附庸不能五十里。恐卿大夫上中下士亦有不能盡備者矣。○天子亦言一位者。此是列其等級。見得五等之名分尊卑一定而不可紊者如此。故於天子亦言一位。○君一位者。自天子至子男於其國皆謂之君也。○班爵之制有通天下施國中兩條。班祿亦有通天下施國中兩條。祿爵相因也。天子之制一節則其班祿之通於天下者。天子之卿以下四節則班祿之施於國中者。國中亦兼王朝與侯國言之也。○蒙引云言其地方有千里也。方字帶下猶云止也。非謂地方也。觀公侯皆方百里文意自見。說是然要曉得方千里是四面皆千里。公侯以下百里七十里亦然。○存疑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其祿於是出焉。公侯以下皆然。故曰班祿。此班祿自五等通於天下者言。天子之卿以下所受之地皆在王畿千里之內。此班祿自王朝之臣言。說得是其祿於是出焉。非謂千里之地皆天子所自享也。其內便有天子之卿以下之地俱在內。即天子之卿以下亦非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其祿入。還有八家同井。此得其公田之所入耳。集註明云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借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是也。○曰附庸亦是他底爵。雖不能五十里却亦有地。便是他底祿。然於此言附庸不甚重。只因班祿之制而並及之耳。其實爵只有五等六等祿之施於天下只有四等而已。○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云云。非特以尊王朝。蓋列國之卿大夫僅以治一國。天子之卿大夫士則與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德有崇卑事有繁簡之不同耳。○徐氏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即朱子助法之公田之說。○趙氏曰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為差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

入而為三公出而為國君也。此處公字是指班爵之通於天下者言。只就在其國者說。○存疑云五等通於天下專自為君者言。上自天子下至子男附庸皆是為君者。六等通於國中合君臣而言。自天子之國下至附庸皆有君卿大夫上中下士也。故六等通於國中是兼王朝與侯國言。說得明悉。但愚意不兼附庸說。只自子男便住為妥。附庸不能五十里。恐卿大夫上中下士亦有不能盡備者矣。○天子亦言一位者。此是列其等級。見得五等之名分尊卑一定而不可紊者如此。故於天子亦言一位。○君一位者。自天子至子男於其國皆謂之君也。○班爵之制有通天下施國中兩條。班祿亦有通天下施國中兩條。祿爵相因也。天子之制一節則其班祿之通於天下者。天子之卿以下四節則班祿之施於國中者。國中亦兼王朝與侯國言之也。○蒙引云言其地方有千里也。方字帶下猶云止也。非謂地方也。觀公侯皆方百里文意自見。說是然要曉得方千里是四面皆千里。公侯以下百里七十里亦然。○存疑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其祿於是出焉。公侯以下皆然。故曰班祿。此班祿自五等通於天下者言。天子之卿以下所受之地皆在王畿千里之內。此班祿自王朝之臣言。說得是其祿於是出焉。非謂千里之地皆天子所自享也。其內便有天子之卿以下之地俱在內。即天子之卿以下亦非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其祿入。還有八家同井。此得其公田之所入耳。集註明云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借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是也。○曰附庸亦是他底爵。雖不能五十里却亦有地。便是他底祿。然於此言附庸不甚重。只因班祿之制而並及之耳。其實爵只有五等六等祿之施於天下只有四等而已。○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云云。非特以尊王朝。蓋列國之卿大夫僅以治一國。天子之卿大夫士則與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德有崇卑事有繁簡之不同耳。○徐氏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即朱子助法之公田之說。○趙氏曰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為差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

亦要知。○不言公者。公亦在百里之列。○存疑云。大國以下三條。雖有君十卿祿字。然却重在臣上。與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般。以公侯伯子男班祿已見上故也。說得是。○徐氏註。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可食二千八百八十八人。云云。皆自末節。一夫百畝。可食九人。起數推之。無甚深義。但要知大國地方百里。爲方十里者。自爲田當九百萬畝。以公用計之。共該地八萬畝。詹氏所云三萬二千畝者。除却三卿及大夫上中士之公田。與山林陵麓。溝洫城郭。宮室塗邑之類也。蒙引云。此所謂田皆指助法之公田而言。除却外八區。朱子亦云。君十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自得爲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享。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爲公用。如今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有錢也。但說得明白。然又要知下士與庶人在官之祿。亦卽在此。且都鄙用助。鄉遂用貢。鄉遂之貢法所出。或卽下士與庶人之祿也。○蒙引云。府治藏史掌書。胥徒民服役者。胥徒亦分爲二。周禮天官冢宰。府六人。史十

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亦當考核。○趙氏曰。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卿而上。其祿寢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寢薄。苟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說得甚好。由卿而上。其祿雖云寢厚。然其朝覲聘享之文。次國小國。想亦與大國皆有分限。不是一概以大國之禮數責之。○末節正井田與封建相爲表裏處。由庶人在官者以上。按百畝。而以次倍之。至於君十卿祿。又以君十卿祿。以至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云云。皆從一夫百畝之制。而差次定之也。然此義在本章却不重。其意只以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一句爲主。上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此言其班祿之制如此。仍是其祿足以代其耕之說而已。○蒙引云。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糞多便是力勤也。觀下文云。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而不及於糞。可見亦說得是。但糞字卽所云糞其田之糞。是作活字用。便通。不然力勤仍自另有許多話說。○註亦

有此五等也。句要看以是為差，便以此五等為差。○古者百畝之制，原為八家而設。上農則有餘者也。中次以下，則不足者也。然百畝之制，却有耕三餘一，耕九餘三之理。即下食五人，而三年亦得八人之養。未嘗不足。况其有勸農之官，賑恤之典乎。古制之善如此夫。○存疑云：農之五等，以力之勤惰而分。官祿五等，以事之繁簡而分。說得明白。○淺說云：祿足以代其耕，兼下士與庶人在官者言。末一節，只以庶人在官者言，而不及下士者。想下士之祿無五等，只等上農夫耳。說亦有理。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夜仲、其三人則子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秘○非

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之食音嗣平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

有而恃之之謂挾。曰兼者，兼此二義也。輔慶源曰：兼夫有與恃二者之意。方謂之挾，但有之而不恃，則未謂之挾也。說是然，有字何必云兼。天下亦有恃之，而非真有者。此謂之假，而不謂之挾。唯既已有之，而又復恃之，乃謂之挾也。故曰兼。○長謂年尊於已，貴謂位高於已。有兄弟，所謂席父兄之勢是也。而友二字，總管上三路。○友其德也，是說朋友之所以為人倫之一之義。五倫皆人所自盡，而朋友獨以交言者，有交而後為友，不可則亦止耳。不同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爲不可離之事。此處全是以德論之也。彼有德我從而友之。既慕其在彼之賢。復輔我以爲仁之益。一有所挾。便是他念了。不是原來所以爲朋友之道矣。故不可且不必說到誠敬之心未至。賢者必不與之爲友上去。○陳新安曰。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大小之差耳。說亦是。然看來。照末節註。人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說來見得挾長挾兄弟之非友。人所易知。到挾貴處。人每不知。殊不知一論友道。則卽天子下友匹夫。亦是友道。故下文特言不挾貴。以發明友之不可挾如此耳。只重論友道。而尊賢亦在其中。非以尊賢與貴貴較其同異也。玩註意自見。○存疑云。無獻子之家以下。是說出獻子所以與友之意。所謂友其德也。說極是。看張子註。獻子忘其勢五字。則無獻子之家者也。雖屬五人。當先說獻子自無其家。於下亦字方有着落。且見得獻子是友其德之意。五人忘人之勢。自不可與獻子對言。只說獻子自忘其勢。而仍欲人忘已之勢。總

是一個不挾貴而已。蒙引說是。但不必駁張子之註也。○看非惟及亦有之。只是隱數其不挾貴者耳。不可因後段之大。有疑其前段之小者。文氣乃因友道而論其極。總言其不可挾之意。○存疑云。或師或友言無所挾也。主順長息句。是帶說。蒙引云。是舉其成語。以見其友德而無所挾之意。不必以所師所使爲皆友也。說俱是。○自晉平公之於亥唐也。至不敢不飽也。亦只言其不挾之意。然終於此而已矣。以下與上兩非惟及亦有之。都是過脉文氣。此終於此而已矣。非貶平公。上兩非惟及亦有之。亦非第其優劣也。總只言不挾貴而已。淺說於獻子節云。此可見獻子所友在德。而無所挾也。於惠公節云。由此言觀之。可見惠公所友在德。而無所挾也。於平公節云。然平公能如是。亦可見平公所友在德。而無所挾也。於下節云。是堯以天子而友匹夫也。亦友其德耳。又何嘗有所挾哉。便說得甚好。○凡君臣之位。皆天位也。不是說便共國君之位。只借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爲平公尚未能盡友道之極說下。到舜尚見帝節。却不必說到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也。蒙

引云此節不可以爲此正是承上文言王公之尊賢處蓋堯之於舜固能與
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然孟子此節本意只在無所挾上故曰是天子而友
匹夫也上文所以着個非王公之尊賢者蓋不如此貶之則平公之於亥唐
其尊賢爲極矣又孰知其爲有所未至耶說甚是○亦饗舜是就饗其食此
食乃舜所設者當時帝所以友舜者只是忘分以就饗耳不重在食不食上
○迭爲賓主依蒙引說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則舜爲賓而堯爲主亦饗
舜則堯爲賓而舜爲主朱註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是解本句意迭爲
賓主却從二句分開說個迭爲賓主也若泥註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便爲解迭爲賓主之義則一而字只見得舜爲主一邊而堯爲主意不明矣
○是天子而友匹夫也一友字要看此章只論友道之不可挾非鋪張堯舜
相遇之盛蒙引云天子友匹夫是爲何友其德也要見此意便說得是○用
下敬上用上敬下二用字只是個以字之義不必深求○蒙引云通章是用

上敬下止是尊賢其言用下敬上而貴貴者主意在其義一也說然要知
不止是說貴貴尊賢之並重而已乃言友道之義與貴貴之義都是一樣在
貴貴言之則貴爲重在尊賢言之則賢爲重此處正說友道正見其不可挾
耳貴字卽章首不挾貴字其義一也亦猶朝廷莫如爵三句之義存疑之說
尚欠淺說云貴貴泛說尊賢正指友德言便說得好○自其事之宜然者言
之謂之曰其義一也自其理之所以然者言之謂之曰友其德也義字亦從
德字生來○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是友道之不行於王公而不期挾
而自挾矣故孟子以其義一也明出友道總註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及
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俱說得甚正甚大要看出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
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

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 讀音書 作敦 徒對反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克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
此去聲 夫音 扶較音角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聲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交際便指當時諸侯禮儀問餽之事說，不是平常相交接也。交是以情意相

通際便是交到面前，實實相接。皆指禮儀幣帛而言，不拘覲面與以幣交也。註交接二字，便即下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交接字。○恭指他來交接之心說，蓋不重其人，不欽其道，必不以禮來交接，即此禮物之來，便是他一念之敬，其誠有可以鑒處，故曰恭也。○尊者謂當時諸侯，曰其所取之者云云。底曰字，乃是卻之者之心裏，這等疑億，註而心竊計其所以云云。正訓此曰字。○存疑云，而後受之下，舍個卻意，註不然，則卻之，正補其意，說是。○交際之心，既曰恭，又况為尊者之賜，若存此疑億之心，而卻之，是彼處於恭而我反自處於倨矣。故以是為不恭，兼心與貌說，不止是心裏如此說，便為不恭也。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是心卻之是貌。○請無以辭卻之，是說無以直然之辭卻之，不是無辭，下以他辭無受，便是以心卻，而不以辭卻。曰其取諸民云云，底曰字，亦是心竊計之而然也。○存疑云，交接只一般，道是大綱，禮是節目，亦有合道而不合於禮者，此道與禮之分也。說底是，然道禮二字

孟子集說 卷二十四
是兩般。則交亦是大綱。節亦是就接目上說。交以道。如餽賍聞戒。周其飢餓之類。類字所該自廣。只是來相交者。有個名目。不是貨之虛拘而已。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節字便盡了禮字。乃是相接處。其辭命謙遜。禮文亦且曲至。不是倨傲簡畧。將此物擲來與我而已。○笑說出孔子。見得卽大聖人至孔子。於此等亦受之。而無已甚之行。正見其可受之意。且謾說孔子得中道。○蒙引云。殺人而顛越之。旣殺了。則將其屍去。擲而棄置之耳。閔然頑然也。說是。○凡民罔不讞。勿論關切不關切之人。但聞此事者。無不怨之也。○吳氏程曰。古人斷獄。必有殺戒之辭。此言欲殺之速。所謂不以聽也。說是不待教。正照下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底教字。○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依朱子作闕文。然小註三說。則趙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之說爲稍優。○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二句。是以情法論之。不同於禦人之盜。夫謂非其有而取之。

者二句。是以義理言之。見其非真盜也。○非其有。非其所當有也。○充類至義之盡。猶中庸及其至也。至字之義。乃以此盜之類。而推之又推。以至於些微不容再過不去底去處。緊要說。夫謂二字。是執此以律人也。如云。將此等非其有而取之者。都喚作盜。必充類至義之盡。到那處想來。總亦有如盜之情耳。豈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法原尚有可宥。義亦自有可寬。是王者且不可盡誅。聖人且不可盡絕。而况吾人處於當世區區交際之間。又何必刻核至此哉。輔慶源曰。由此而甚之。必至於爲於陵仲子而後已。說底好。充類至義之盡。卽如上孟蚘而後能充其操者也之意。○獵較。依趙氏說。田獵相較。禽獸以祭。但獵較二字。必魯原有此名色。還是因祭祀而沿爲此事。其實祭祀所用未必盡獵較之所得。然或者當祭祀之先。許人田獵。假之曰。以爲祭祀之用耳。托名雖好。然陋俗也。較奪亦不是彼此相奪。如毆禽獸而來。衆共射之。便如爭奪相似。張氏謂獵而較所獲之多少。說無味。且玩下孔子先

簿正祭器二句。則趙氏以祭之說爲長。○獵較。風俗所係。孔子猶未卽變之。况交際之間。彼以恭敬而來。爲人情之所宜。然者乎。受其賜。不指孔子說。○存疑云。魯人獵較。舊俗也。孔子亦獵較。依舊俗爲之。而不變也。萬章之意。以事道者。便當以道變易其俗所爲。天下有道。丘不與易。苟見無道。便當與易也。今孔子亦獵較。是不以道易天下也。故曰事道奚獵較。說底是蒙引之說。似緩。○集註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說得好。蓋魯人不過假此名色。以爲田獵之娛耳。其實與祭事無關。今但使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牲牢俎豆之間。物自各有所供。彼獵較之禽獸。毫不相干。則久之而三齊五戒。卿大夫士。以及庖人膳夫之類。當祭祀時。自然正事之不暇。而更安爲此乎。前者習而不察。今則自覺無味。所以久而自廢也。故孔子亦獵較者。不遽變之也。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變之有其道也。此正大聖人作用妙處也。蒙引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只用獵較所得者說。不通。○器有常數。

貼先簿正祭器句。實有常品。貼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句。簿卽祭祀之典。籍實者俎豆之實也。○獵較雖陋俗。然亦必當時君相。皆與聞者。所以孔子未遽變之。不然。孔子斷不爲也。○蒙引云。奚不去也。萬章又言如此。則孔子亦不得已而爲之耳。旣不得已。何不遂去。孟子乃言獵較。此特一事之從俗耳。孔子他所爲。以試其行道之端者。固有在矣。其所以望於魯者深矣。若果畢竟乖所望。則亦斷然去之矣。又云。爲之兆也。此句泛說。不得復承上文獵較言。故註云。孔子所以不去。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人。夫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者。其事亦多端矣。豈可復滯於先簿正祭器一事耶。俱說得是。○而後去而後二字。跟足以行而不行來去字內。却有決意。故集註云。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正應奚不去也之說。蓋孔子不是不去。以其道尚有可行之機耳。至道旣不行。亦未嘗不決然而去也。是以未嘗終三年淹。却又推開說。不獨於魯爲然。○有見行可之仕。便指上節兆。

足以行說。下二段又因此言之。要看三有字。見孔子非拘於一轍而為已甚之行。有此等。又有此等云云耳。○於季桓子。要補出定公來。此時特桓子當國。其實孔子之仕。仕於定公而非仕於桓子也。見行可者。見其道有可行之機。卽上節兆足以行之說。非能始終大用之也。○際可之仕。公養之仕。二仕字與前孔子之仕也。仕字一例。猶云其於仕路也如此。非因際可公養而卽已仕於其國也。○孝公既無所考。然輒當國之時。孔子在衛。或問餽之禮不廢。孔子亦嘗受之。然斷無仕於輒之理也。○交際貼際可。問餽貼公養。養賢之禮。國家之公禮也。故曰公養。○不特有見行可之仕。而且又有際可公養之仕。再觀行可際可公養。却亦不是聖君賢相能大行其道者。於季桓子為見行可於靈公為際可。於孝公為公養。仲尼何嘗有已甚之行。若謂非其有而取之為盜。則孔子當時亦宜閉戶家居。而無周遊列國之事矣。故註曰不卻之驗也。萬章孔子之仕非事道之間。已另起一意。孟子此節。却就其事又

收拾到通章大義上去。○蒙引此章之言。萬章始終以為當卻。孟子始終以為可受。蓋仲尼不為已甚之學。此段說是。而其義之精。則在於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一條。此段却未是。孟子此章之意。却不重在析義之精上。蓋析義之精。在君子以之自律則可以之律人則已甚也。蒙引之說。蓋本於輔氏。而遺却夫執其充類盡義之說。而欲一槩以繩人。幾何而不流於於陵仲子之為哉。一段話說了。此亦先輩不細心處。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上聲。下同。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乎。平聲。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

恥也。朝音潮。

此章只在為貧而仕者上反覆說。而為貧而苟祿者。意自在。若竟明指苟祿

者一口道出不特於章義不甚貼合且義味索然不得孟子渾含而隱刺之
口氣○蒙引云首節言君子之仕本為行道而亦有為貧者第二節為貧者
當知所自處必辭尊而居卑第三節言辭尊居卑之所宜第四節即孔子事
以為法例第五節言其所以如此者蓋位卑者無事於言高而居高者必期
於行道此其所以只宜辭尊而居卑也說是○仕非為貧也正說道理仕之
正也而有時乎為貧非仕之正也○家貧親老為貧不能以養親而仕者道
與時違道不行於天下為貧不能以自贍而仕者二者字俱借天下無道時
說○娶妻段只件說耳故集註加一如字且以下都不說此義○辭不必說
既已尊富而辭之只是不居於尊富之意耳尊則必富位高則祿入亦豐倒
重貧富上不平對○居貧貧字與為貧貧字不同為貧貧字是貧乏居貧貧
字是祿之薄○註仕不為行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正是說
而有時乎為貧之道不是說仕者一定該如此也○抱關擊柝亦不必泥謹

只是如此等類之官便了抱關兼晝夜擊柝只以夜言之抱關仍有啓閉譏
察等事○其職易稱職字正對道字言由治已而治人以爲上為德為下為
民謂之道自其一官之所司者謂之職職雖有大小輕重之不同而此之職
則其易稱者稱者盡其職而無負也○孔子當時為委吏乘田亦未知其果
為貧與否孟子但引之以為其職易稱之說之例耳兩而已矣言此外無他
事正見其職之易稱也為貧而仕者便當以孔子為法○嘗為者見孔子亦
嘗為此等也○兩曰字不必說是孔子自言如此只是說孔子當初為委吏
乘田之職不過曰如此而已矣亦正見位卑祿薄而職易稱之之意○蒙引
以茁壯長為肥壯而長且益也長蓋謂生息繁滋也說亦可從○末節仍是
說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之意註所以二字要看存疑云位卑而言高則
有出位之罪是位卑無行道之責正貧仕者所宜居也居高位立乎人之本
朝而道不行則有竊祿之耻此貧仕者所當辭也蒙引云立乎人之本朝而

道不行。耻也。亦止為為貧而仕者發。或者不察見集註云。以廢道為耻。則非竊祿之官。遂認與上文作對仗者非也。此言其位卑而無事於言高。若便立乎人之本朝。則有行道之責矣。惡可以貧賤自諉耶。又云言其特以耻於竊祿。故不肯居尊而寧就卑。則其居卑也。豈竊祿而已矣。故此一章。要見得稱職字意出。但說得是。○淺說於首節下云。仕非為貧。則居尊富可也。若為貧而仕者。則當辭尊居卑云云。二節三節云。為貧而仕。此其律令也。四節下云。為貧而仕者。可不以孔子為法。而居乎貧賤哉。所以然者何也。過到末節。俱說得好。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采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及蓋自是毫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標音拘。使去聲。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女下字。去聲。

古者諸侯失位出奔。即通於諸侯而食其祿。若士之至於人國。或其君有可見。則見之。不然。則不見也。道合則留之。不然。則去也。不是到彼國便安然而食其祿。故萬章有不託之問。○輔慶源曰。諸侯之視諸侯。雖其爵有五等之殊。然其實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土。不幸出奔。而來適我國。則其國君以廩接之。是乃禮之所宜也。故可受。而謂之寄公。若士之於諸侯。則有尊卑貴賤

之不同。又本無爵土，豈可自比於諸侯？故必仕而後當賦以祿，說得明白。○
而不敢受皆言士以節義自處之意。下三節雖是說所以養賢之禮，看章內兩不敢字，乃知士君子之有所不為者，亦皆束於禮而有不敢正其自敬以敬人也。非徒自高而已。前不敢是不敢比於諸侯，後不敢是不敢比於臣職。○固周之固字，謂固常有此蓋。此禮君雖以之養賢，而賢者却是以民自處，揆之此禮有相合處，故可受之也。○無常數常字與定字不同，謂時一為之也，兼無定意在內。○賜謂予之祿有常數，註解自明，乃是說不仕而予之以祿耳。仕方有祿，乃君所以待臣之禮，不仕如何敢受存疑，以賜為賞，賜乃因人有功能而賞賜之，與尋常餽送不同。又云註謂周恤之無常數，恐未是。下文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亦有常數，此說不惟看差賜字，並常數二字亦未細看。○無事而食其祿為不恭，乃是苟且就食不敬之甚者，以為不恭故不敢受也。○蒙引鼎肉熟肉也，鼎非訓熟肉，經鼎則熟矣，故云說亦要知。○國君養賢而賢人亦受其養者，原不為養之而已也，所以因此而用之耳。

舉賢自是大義，然此章前後方是就養上說舉賢意，且帶言之。○又不能養，不指自是臺無餽說，乃指亟餽鼎肉說，人君之於賢止於養之而已，已非悅賢之大道理，況不能養乎？又字之義如此。○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亦是君使之然，但餽送之時不以君命來耳。○粟肉之繼亦只是時常來送，非有月日多寡之數，如祿然也。要說得與託字賜字有別。○蒙引云堯之於舜云云，非必數數以君命將之，而凡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者，皆綽綽其有餘裕矣。况其後又舉而加上位，則不徒能養而又能舉，信乎其為王公之尊賢矣。又云後舉而加諸上位，謂上相之位也，非天子之位，上位猶言高位，俱說得是。○此章言士之未仕於人國者，可託不可託，可受不可受，可常不可常，以及能養能舉，皆孟子析義之精處。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同○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

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去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亟乘皆去聲○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旌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萬章曰孔子君命召

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

在國居國之中者在野謂郊外以君臣之分言之固皆為臣然而曰市井之臣草莽之臣則與在位之臣不同矣故曰皆謂庶人陳新安曰市井草莽之臣與詩率土莫非王臣同未仕之臣也傳質為臣乃已仕之臣也說是○以不敢見為禮乃是以守分為禮之正與後禮門也之禮字微有不同此是守庶人之分後是持為士之節孟子此處只且就守分上說尚未有萬章以下之問其正義未曾說出講者亦須斟酌至淺說便云臣可召而士不可召是士之不見諸侯者乃以德自重而其志不可屈以道自居而其身不可辱說盡了還不是○召之役是君役民往役是民往而為君所役見之是君欲使來見也往見之是士往而應其來見已之召萬章之意以見之召榮於役何為反不見孟子之意則正以庶人待之則可若既以為士矣便不同庶人之役一往而足也故以義裁之在庶人則可而在士則不可也下君之欲見之

孟子集註 卷之二十四 士與庶人亦非二○人就此言分而言之○
何為也哉。正從此義說去。○往役不往見只作一人說。往役者庶人之分也。
曰庶人。就其抱負而言之曰士。君若謂我為庶人。則當以庶人之道待我。
往見者非士之禮也。在一人之身。往役則可往見。則不可輔慶源曰。庶人則
君若謂我為士。則當以士之禮待我耳。
當服君之賤事。為士則知學問崇禮義。不惟士之自處當如此。而人君亦以
此望之也。說得是。○此節見字在召上說。與首節只是士之自去見。亦不同。
○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二句仍作萬章之言。存疑以為皆孟子自設問答。
詳玩未是。○蒙引云。為其多聞也。以所知言。為其賢也。以所行言。下文以德
則子事我者也。德又兼多聞與賢言。存疑云。以師屬多聞。賢只言召亦互見
耳。俱說得是。而朱子云。賢與多聞。細分固當有別。亦不必深致意者。以本文
大義不在此也。○此節是不往見正義。下引子思之言及虞人之事。皆指其
古人之事。以明之而已。蒙引云。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至則吾未聞欲
見賢而召之也。所以明上文往見不義也之意。自此以下五節皆所以申明
此一節意也。無他意也。說便是存疑云。引繆公之事。言賢者不可召。引景公

之事。言賢者不可赴召。皆以明往見不義也之意。說亦分明。○豈不曰以下
至奚可以與我友。是孟子即子思之言而推其心。其說如此。然何敢與君友
也。暗應上往役一段。奚可以與我友。暗應上往見一段。兩路亦不平。當側重
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上。○要知子思此時之言。是在賓師之
列。而未為之臣也。若學焉而後臣之。日自不如此說。因見得士人在庶人
之分。則唯君所命。若以為賢人而親之。則自有待賢之禮。迨其為臣。則又不
俟駕而行矣。有三截事體。方在敬賢之際。則自不可同於前後那兩截也。○
齊景公田節。與陳代章。只是一意。但此處引之。在子思事後。當如存疑說。君
固不可召士。而士亦自不可以應其召也。立義。○註虞人之所有事。是說虞
人掌苑圃之官。有事於田獵者也。○春秋傳。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
招虞人。皆就田獵時說。是當田獵則言田獵耳。其實即他事有招亦以此。蒙
引之說非是。○存疑云。招虞人以皮冠。以其所有事者招之也。庶人以旃。旃

質素無文猶庶人之未有文采也。士以旂。交龍曰旂。龍能變化。猶士者之能變化也。大夫以旌。旌有文采。士至大夫則變化而成文矣。古人之招各有意義。蒙引云。帛色純赤。通帛謂無他飾也。如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皆用帛而加飾也。俱要知。○士謂已仕者。是大夫士之士。與無位士人之士不同。此章只以庶人及賢字分別言之。不言士也。○死不敢往者。雖至死亦不敢往也。不是已死了。○以大夫之招節。承上虞人庶人。士大夫四項來說。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是實指景公事說。當作承上文而申言之口氣。以士之招招庶人。却是設辭。庶人二字。雖泛指往役之庶人。然却已含賢者意在內了。如云。設若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而又况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也。存疑云。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語意未住。是搭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句引過。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句。此句下當就繳云。其不可往也。決矣。此便見得不可往見。故曰明。

往見不義之意說得好。○不賢人之招亦是借意來說。亦無招不賢人底物事。蓋以大夫有大夫之招。虞人有虞人之招。士庶人有士庶人之招。從來無賢人之招。不特道理上不可。亦自無此物事。但君含糊而招之。邀其必來。士人亦含糊而應之。不管好歹。惟不賢之人則可耳。這分明是以不賢之人待之。卽以不賢人之招招之了。士之招招庶人。但非其物事耳。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不特非其物。而且簡賢失禮。輕待天下之士矣。豈可應而往見耶。况乎二字之意如此。○蒙引云。近則就而見之。遠則以幣聘之。此則欲見賢人。而以其道者也。舍此而招之。則非其道。卽是欲其入而閉之門。此二欲字。宜要分明說得是。存疑云。欲見賢。便有個道。致他來見。譬猶欲人入。而開門與他入也。不以其道。則適以沮其來。他必不來見。便是猶欲人之入。而閉之門也。說更明。得其字之意。可見見諸侯而行其道者。士人之本心也。但當時諸侯多自絕耳。士人豈好爲是高尚之行哉。再將孟子將朝王章意來參看。其

義了然。○存疑云。義以事理之宜言。故曰路。路者人所由也。禮以天理之節
文言。故曰門。門者人之出入也。義與禮何分別。此理爲人所宜行。是義行之
而有節文。無過不及。是禮。以義爲質。禮以行之。來參看。頗覺明白。說得好。○
路與門。俱是借字。只引出唯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來不必以前後二
道字與路字及門字泥說。○義禮是士人所自持。然却不是孤特峻絕底道
理。乃天下所可共由。共出入者也。如士人守此義禮。而時君即由義禮上行
之。譬如這路這門。君子從這上邊行走。諸侯便從這上邊去迎他。未有不志
同道合。而見我者。唯當時諸侯。俱不能之。君子亦只得自持而已。惟君子能
由是路。出入是門。要補此意。方好。○蒙引云。周道如底。按大東詩小註。輔氏
曰。周道。只道路之道。與下章周行一意。然以上四句。平直履視之。義觀之。則
又似指周之正道而言。豈本意只是指道路而言。而其中亦含此意耶。又云。
周道如底。決然當依義路也。意解就道理上說。方可起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縱然詩經本意不如此。孟子引之。斷章取義。亦當依義路說。故集註亦曰。引
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可無疑也。說得是。引詩只重君子所履。小人帶
言。○孔子當仕有官職。在已有可召之職。而君即以其官召之。在君亦無不
可召之禮矣。故不俟駕而應之如此。只重以其官召之。見得有官職。則可以
其官召之。若無官職。則君亦安得以召之哉。仍收到往見不義上。全無用賢
意。要知。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
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
其詩。讀其書。不究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此章只論友道。而推之以至於極。到得友天下之善士。友亦足矣。而猶以爲
未足。又尚而友於古人。友之道至盡矣。然於鄉國天下友之之道。已之善益
鄉國天下是也。於古人友之之道。論世是也。能善益鄉國天下。而天下之友

盡又能論世而古人之友盡取友之道於斯始為極也。兩節只一意。觀註隨其高下以為廣狹。及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一世之士。都只在友上說。便見雙峯以首節為進善無窮已。故其取善也亦無窮已。後節為取善無窮已。則其進善也亦無窮已。以一善字上下串合。又兩節分為兩義。固不是。即蒙引亦泥定集註非止一世之士句。只在自進上說。反以友字只輕帶言之。亦未得此章之旨。○善蓋一鄉者。我之善在一鄉中。足以首出眾人而無不推之以為善便是。只渾渾還他一善士。若蒙引之說。竟是全才備德之大人矣。於一國天下處却說不去。○下一鄉之善士。有善與我相等者。亦有次於我者。亦俱不必拘。只是得以盡友之而已。友字但須如集註加一盡字。一國天下皆然。不必是友之者。亦是善蓋一鄉與一國天下也。○然後能三字。是解斯字之義。蓋不能善蓋一鄉必不能友一鄉之善士而已之善蓋一鄉。便能友一鄉之善士也。蒙引云按朱子所解。則朱子此章之言。槩似主成德

者言說得是。蓋已之善若未足以蓋一鄉。不特善士不能友。即友之亦未必能盡。以我之德量尚狹。彼善士當前。豈能廣收並納。以為一已之益耶。友字有精進工夫一步步向前去是着力字。與下節友字俱是我去友之也。一國天下做此。○隨其高下以為廣狹。隨吾成德之高下。以為取友之廣狹也。如一鄉之善士。便不能友一國之善士。一國之善士。便不能友天下之善士。所詣未高。則所取亦狹。詣愈高。則所取益廣矣。不是說隨他人之高下而友之也。存疑誤認高下廣狹四字。然其云盡友天下之善士。資其善以自益。又尚論古人。取其善以自益。則其善愈高。不止一世之士。却說得是。若再不泥善字更好。○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者。雖天下之善士盡得而友之。然或一節之長足備採取。或等儕之輩。未盡觀型。此心實有不足之處。非只虛擴取友之度而已。○又尚論古之人。一句已盡。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說所以尚論之意。是以論其世也。正是尚論是尚友也。乃即此尚論言友道之盡耳。不可以尚論二字只

管子誦詩讀書二句而以論世爲另起一義。○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一氣讀下。如云業已頌其詩讀其書而却不知其人可乎。只趕重在知人上。蓋旣爲天下之善士無至此始頌詩讀書之理也。註云旣觀其言則不可不知其爲人之實。看一旣字便見。○詩經書經是詩書凡咏賦文辭之類亦是其詩其書不必泥。○上二其字卽下其字。頌其人之詩讀其人之書卽當知其人也。頌詩讀書而不知爲何如之人不特頌讀者口耳而已。其人之性情不見卽由之而見其意之所存。畢竟古人是古人我是我不能與古人面訂而切磋之也。故須論世要切友字說。○世指其人一生行事說不是論彼人所處之世何如。註云考其行乃將他行事一一考証一番如親見了古人底相似如此事善也可以改吾之所未至此事尚未盡善也可以啓吾之所未能一事何如事事又何如事事始何如終何如性凡安勉得失常變又何如俱要論之。凡遇古人都是如此方爲論世。○論世不止頌詩讀書而已然

論之之理却離却詩書不得。蓋古人往矣。○蒙引云是尚友也此句只承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意不必云上面一鄉之善士至一國天下之善士字生來也說得是。○尚友者不敢以古人爲不足信而置之亦不敢以古人爲不可及而難之儼然以其身與古人面訂是非而日取益焉是其胸中直是上下古人斟酌百代竟進於古人之列而非復尋常之士矣。故曰尚友集註非止爲一世之士是說尚友二字。○不日能盡其取友之道而日能進其取友之道乃由天下而進之且進進不已也。天下之善士尚不離於今世而古人則聖神輩出資我者無已天下之善士尚亦有所可盡而古人則日暮千載益我者無窮故曰進。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

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

宣王問卿。是問卿之職。宜何如耳。孟子亦只泛論其職之不同如此。不必如蒙引說。孟子當時爲卿於齊。齊王此問。蓋亦有爲而發之說。○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是最大條款。改之則可以圖存。而遂之必至於亡國之事。然亦有兩樣。一是荒淫毒戾之類。顯然大過。一是侈肆殘刻之端。貴戚亦必有履霜之懼也。蒙引更兼箕子象箸玉杯之說。甚是。○君有大過。異姓之卿。非不諫。而全靠貴戚。然此處只重在易位上。異姓者所不能也。○蒙引云。此章大旨明白。然反覆二字。最當玩味。可見古人至誠懇惻之意。與後世之姑一言以塞責。而遂去者異矣。說好。○有過則諫。不待大也。不聽則道不行矣。故去。○總註云。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如君無過。而上下道合。貴戚則篤親親之仁。異姓則盡致澤之道。是謂守經。有過而貴戚爭之。異姓亦爭之。爭之不得。同姓以宗社爲重。不得已而更立賢君。異姓則泰身

而退。耳。是謂行權。權者。衡其輕重以合於道也。各有其分者。各隨其分之所可爲也。此章之意。於行權邊意多。是孟子飭緊警齊王處。又云。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更說得詳至。大過不聽。方易位。則小者或可稍寬。雖小過不聽。已可去。則大過可知矣。乃知先王設卿之意。有貴戚。又有異姓者。使朝夕納誨。有人。則君不得以自恣。危亡既定。有人。則君更不敢以自肆。知易位。則當知所以保其位者矣。知不合則去。則知所以得其心者矣。孟子非故爲是危言。以聳齊王。亦皆理勢之所宜然。而不容已者也。

其言以養而正者其德之固宜各異不容已者也

又除諸節人順其不野也。自然或主耳。安南人順其更不嫌以。白事或曰。不離耳。可去。則大礙。可咳矣。咳去。主婦嗽之。意有貴。則又南異。地。音。野。不離耳。可去。突更。端。於。有。至。大。礙。不。離。衣。是。並。順。小。音。如。可。能。意。雖。此。礙。既。不。轉。除。於。物。大。礙。而。不。離。可。是。並。異。披。之。嗽。大。礙。非。不。轉。也。編。小。礙。可。為。也。此。道。之。前。欲。不。離。意。多。是。孟。子。論。樂。聲。齊。王。惠。又。三。貴。氣。之。嗽。小。而。是。耳。其。隨。可。對。對。前。論。其。聲。重。以。合。於。節。也。各。音。其。衣。音。各。韻。其。列。之。祇。

